

年

卷

期

1

4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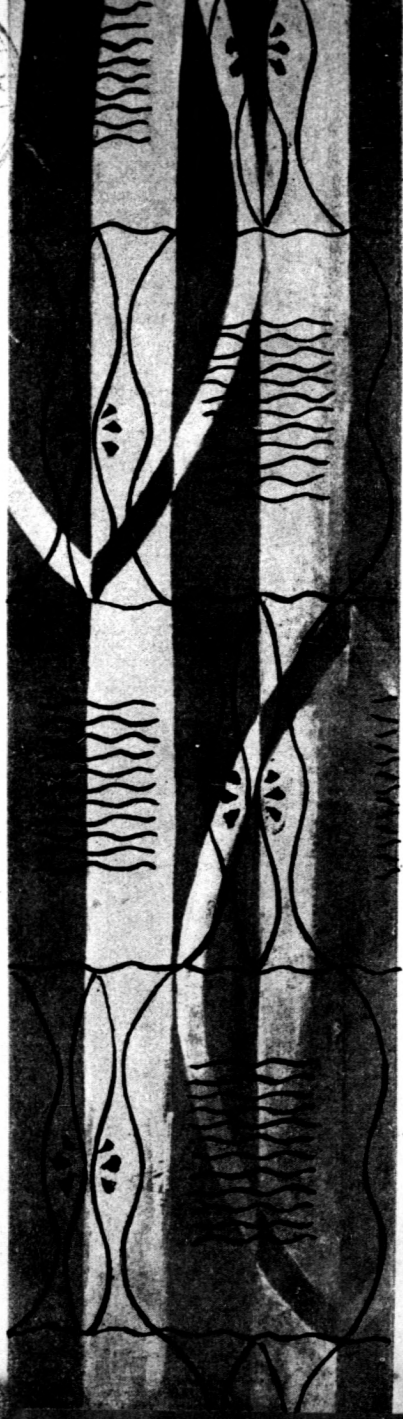
第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貢獻

第四期



貢獻旬刊 第四期目錄

何秀峯畫

屈向邦題

墨竹(銅版)

克荷斯

浴女(銅版)

萬哥黑

跳舞(銅版)

伏園

我們的一九二八年

白丁

時節

山川菊榮作

從予譯

謎樣的中國問題

江紹原

醫術，法術，宗教(讀書錄)

醉雲

賣唱者

伏園

唐宋傳奇上集出書

曾仲鳴

亞達麗的葬儀

曾醒

希望(五幕劇之後二幕)

孫福熙

法蘭西獨立畫派

白丁

先進與新進

荆有麟等

零零碎碎

——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版——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十册大洋八角

廿册大洋一元五角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窓前滿洒竹散竿常能秋風夜雨寧碎友不
須去着竿脚老幾葉插手安

丁卯冬日秀華寫竹仲森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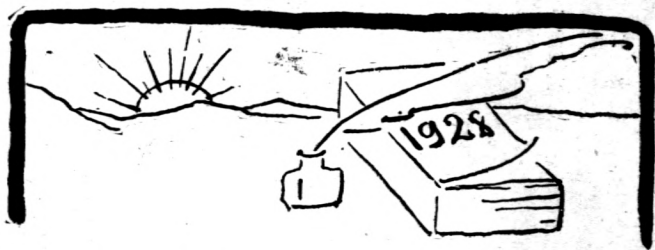




Cress 作 浴女



Van Gogh 作 跳舞



我們的一九二八年

伏園

一九二八年是一本日歷，叫我們一頁一頁的撕着過去；一九二八年也是一本試卷，叫我們竭盡畢生心力，斟字酌句，做出我們的大好的文章。日歷是有形的，人人案頭都可以有一本；試卷是無形的，人人心頭都不能不收受那份內應得的一本。其實無論那一年，豈但一九二八年爲然，一到了年終，誰也該覺得，或有心，或無心，交出那本新年收受下來的試卷。

在這試卷中，你若用紅墨水，寫出凶殘酷虐的文章，使字裏行間，也薰出一股血腥的氣味，這也使得，這是你自己的成績，在你的靈魂的分數簿上自然畫着記號。你若用藍墨水，寫出溫柔和煦的文章，使毫端紙背，也留有一陣花樣的餘香，這也使得，這是你自己的成績，在你的靈魂的分數簿上自然畫着記號。種種種種，試卷之不同也，各如其面。世界的日歷沒有撕完的一日，即人間的考試永無間斷的一日，現在是一九二七年剛交卷，一九二八年又領卷了。做法是人人不同的，這里且讓我站在中國人的地位，來打一個不會及格的腹稿。

一，我們對於政治處個什麼態度呢？

幾年以前，在所謂新文化運動之中或之後，我們許多人有個同一的觀念，以爲

政治是可以談的，但我們不來談「紅臉打進白臉打出」的政治，我們只談政治的學理，和那政治所從出的社會問題等等。有一次胡適之先生等幾位忽然興致大好，糾集十六人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般人的見解以為這事犯了「不談紅臉打進白臉打出的政治」的信條，議論中都似乎不表贊同，記者個人也是提出抗議者中的一個，有一封抗議的信至今還附錄在「胡適文存」裏。這種不談紅臉打進白臉打出的政治的人們，雖然並沒有什麼有形的團體，但大家有着這個無形的信條，公認為這是人人應守的規約。這所謂人人，是智識階級，著作家，教授，學生，等等。蔡子民先生雖也簽名於十六人之政治主張，而對於學生參預實際政治則甚不以為然，可見也受着這信條的支配。而因為不參預政治的結果，的確有形無形得到許多成績，如出版事業的發達，各處講學之風的興起，和士人階級戒絕鑽營而影響於私德的提高等等。

推原這種信條的造成，大概根據於下列幾種心理。

第一是覺悟到政治的腐敗原因並不在於政治本身，而在於政治所從出的社會問題，教育問題，思想問題等等。無論有怎樣好的政治理想，如果是離開了一般人民的意見而憑空設想出來的，或者是一般人民還沒有理解的能力而

無法接收的，那麼這種政治理想就沒有價值。中國識字的人如此之少，社會如此不平安，教育如此不發達，經濟又如此因窮而又不自由，試問單改良政治本身便可以改良得了的麼？當然是不能的。要改良政治，還是得從政治的根源着手。例如甲去提倡國語，至少使人人能將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給別人知道，同時也能知道別人所發表的意見。這一項運動，從那時起，至今還沒有間斷，新近在浙江始成爲法令，但還不免有潘光旦先生的懷疑，和劉大白先生的解釋。又如乙去提倡平民識字運動，丙去發起研究社會問題的團體及刊物。這種分頭用功的辦法最切實，恰如要將一條大河的水澄清，必先分頭去澄清各處的水源一樣，看去如乎不在大河上做功夫，而其實是比在大河上做功夫更有效。

第二是覺悟出那時政治上的領袖實在太不成樣子了。所謂「紅臉打進白臉打出」這句話，是從經驗與痛苦中得來的。當初人民還略略抱着「順從民意者昌」的迷信，以爲現在且讓你們打去，結果必有一天被順從民意者打勝，天下就自此太平無事了。於是由「順從民意者昌」的意見，讓步而爲「昌者順從民意」的希望。結果勝負分了，某方打勝了，昌了，而順從民意這件事却杳無消息。不久而昌者又

亡，亡者又昌了，而順從民意這件事仍是杳無消息。這時人民纔像大夢初醒一般，覺悟到打進復打出，打出復打進者，無非是戲臺上的紅臉和白臉，決不是什麼政治上的成功和失敗。如果那時政治上真有一二路略可取的人物，那麼智識階級中未嘗沒有頗肯降格相就的學者，何必絕對的不參加甚至不討論紅臉打進白臉打出的政治呢？

第三是人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國民黨的影子，無論是國民黨員或非國民黨員。因為自從二次革命失敗，袁氏稱帝，廣東護法，這幾齣大戲唱罷以後，人民一方雖然日求安息，一方却仍在那里思念國民黨，覺得現政府無論如何好，總不是我們的政府，什麼時候國民黨再起，我們再來談政治不遲。一般人民或者不全如此，而智識階級等，大抵是如此的。記得吳稚暉先生和人辯論，文中曾有一句話：我們的政府是在廣東，而你口口聲聲所稱的政府是那個！

根據這三種心理，於是造成那不談現政治的普遍信條。從不談現政治而生的成績，我上面已經說過，如出版事業發達等，是很可觀的。如果永遠這樣下去，十年二十年以後，成績一定要更可觀了。但是不幸這時發生了幾件事實，把這種現象完全打破了。第一是一部分人大抵是國

國民黨員（那時國民黨還未分共，或許是共產黨員也未可知）私人著論反對不談現政治，尤其提倡學生干政，很得許多人的贊同。第二是經濟的困難更加普遍了，教育經費的欠發，使教員不得不開會索薪，學生不得不罷課請願，政治上的惡勢力，驅策着許多教員學生和智識階級往新華門前去，到了那里却又用刀槍轟開他們。招來，揮去，招來，揮去，於是而分頭進行之智識運動的工作全廢，而一部分國民黨員所鼓吹的學生干政却大告成功了。不干政的流弊是產出了許多三不像的少年詩人，不肯勤奮的學習，不肯深沉的思想，只在社會上占有一個消費者的地位。而干政的流弊，則是先將那些少年詩人罵倒了，罵到不敢再做詩了，然後用一套軍服替他們穿上，叫他們做政治工作去。於是而北伐進展了，政治工作人員加多了，天下少年引領而望廣東的勝利了。這時候全國學生腦筋中只有政治，政治，政治。而政治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政治就是開會，遊行，喊口號，貼標語，發快郵代電，今天歡迎誰，明天打倒誰，等等。

從前主張學生不干預實際政治的人，到這時候也無話可說了。蔡子民先生初從歐洲回國，對北大學生代表說了一句「學生宜努力求學」的話，竟也遭許多人的非難了。學

問道德實望不及蔡先生的，更有誰敢再來開口呢？於是我不敢開口者永遠不開口，干政者永遠干政。如果能夠永遠這樣下去，倒也罷了。但是天下沒有這樣和平的事情，人可以不開口，刀槍却不肯不開口的！刀槍說，你是共產黨，我要殺掉你。於是從前老輩罵學生者，現在一變而為殺學生了。有一位署名秉乾先生的，寫信給民國日報的陳德徵先生說：「清黨的問題，是非常重大的問題，但是說起來也殊可痛心！國民黨現在所以漸呈腐化現象，未始不是因清黨的關係（我不是不主張清黨。當初唱清黨的時候，一般國家主義者，研究系的分子，土豪劣紳等，莫不力竭聲嘶，跟着高唱清黨。結果弄得魚目混珠，皂白不辨，許多忠實的革命的同志，不是被誣為C P而加以逮捕，就是消聲匿跡，遠引高懸。這樣的清黨，是最引為隱憂的第一點。再說到清除共匪，我們只要和民衆接近些，總可知道共匪在民間活動能力之大；一般負責清黨者，不求根本辦法，祇隨隨便便的判罪鎗斃，結果忠實同志誤殺得很多，真共匪徒，却反而正法的很少；而且一味地這樣殺，也不是辦法。在革命軍沒有到蘇浙之前，啊！孫傳芳也何嘗不是亂殺國民黨一陣呢？結果效力又在那里！我雖然覺得『殺』不是清黨的好辦法，但是也想不到較好的方法出來，

請先生有以教我！」陳德徵先生答他說：「我以為所謂清黨者，不僅清除共匪，即一切腐化分子投機分子，也須澈底清除；而有為的青年，如一時思想錯誤，正可做浙江的辦法，設立反省院，使他們澈底的反省。我總怕：有為的青年，清除得太多，國年底元氣，是要受損失的。」以上兩節均見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國日報覺悟欄。蔡子民先生在北大同學會席上說，「但如專以殺戮防止，似亦非根本辦法。因一般存在之共產黨員，或反以此為光榮，如吾人贊美黃花岡諸烈士一樣，豈非投其所好。」蔡先生又在南洋公學演講說，「我們大家都知道，種樹木的人，個個都是想將來把他做棟梁的，就是樹木本身，也未嘗不想用在高堂廣廈之中。如果我們看見正在滋長的樹木，給樵夫伐去燒了，是不是替他可惜呢？進一層說，木材也不是個個可以做棟梁的，即使做人家的几案，給人用，甚至做人家的地板，給人踏，但總還是有用之材，比那中途斷傷的，要好得多呢。我們浙江地方，竹非常之多，人家所用的陳設和器皿，都是用竹製。但是種竹之後，要待到可用的時期，至少也要七八年。剛剛出來的，都是些筍。如果有人對筍不去保護，或竟是烹食了，那不是今天喫了一枝筍，將來就少一根竹嗎？」以上兩節見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六日

申報。但是上海雖有這樣的主張，而東西南北，却不斷的聽見殺戮的聲音，動輒以數千數百聞！此數千數百人中，少說一點，必有一半爲樂於干政之青年學生。我們閉起眼睛來想想中華民族的前途，真叫人寒而慄。

但是有什麼救濟的辦法呢？我想除非將「學生干政」這句話另換一個解釋。

政治本來就是組織。參預政治就是練習組織。政治是誰都脫不開的，十年前主張學生不干政，現在我也知道不對了。但是怎樣干政呢？是叫學生學官僚的樣，蠅營狗苟麼？不是的。是叫學生學政客の樣，運動奔走麼？不是的。是叫學生學民衆的樣，開會呼喊，遊行請願麼？也不是的。我覺得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政治，大人有大人的政治，小孩有小孩的政治，有時可以互通，有時各不相犯的。例如在一個學校中，有學生會，學生會的會長和職員，是從選舉出來的。如果有甲學生，竟在未選舉以前，以一塊檸檬糖偷偷的遞交乙學生，說「你喫這糖罷，請你在選舉票上寫我的名字！」這時候甲學生就應該干政了，正正經經的將這件事舉發出來。又如學生會的經費應該公開，學校的公物應該保護，年長者應該負什麼責任，年幼者應該受什麼優待，這些都是學生應該參預的政治。倘若

各人放棄了自己的政治，却去干預他人的政治，就等於沒有干預政治。一般學生的心理，以爲財政總長借債舞弊是值得呼號奔走的大事，而學生會的會計帳目交代不甚清楚是不值得注意的小事。而不知恰恰錯了。學生會的會計是學生們的財政總長，而財政總長只是成人們的學生會會計罷了。成人們因爲在年幼時沒有學好監督學生會會計的本領，所以成人了還在那里喫財政總長舞弊的苦。學生們如果趁此時快學監督學生會會計的方法，却去越俎代謀，參預成人們的財政總長的舞弊案，那麼財政總長未必因學生的舉發而不舞弊，學生會的會計却可以因無人監督而暢所舞弊，而舉發舞弊的本領却因步驟的錯亂而永無學好的日子了。

但是這個解釋只可以對中小學生和一部分年幼的大學生說，至於大學生之已經成人了的，或已經加入政黨的，自問興趣確近於實際政治，並非一時的衝動與盲從，那麼，切己的政治固然要參預，國家的大政也不妨顧問，即使因顧問而被殺，也只好由他，但比中小學生的被殺，到底少令人痛心一點了。

至於成人，則須痛改不干政的惡習。我國政治的腐敗，大部分由於於成人的放棄政權。小孩干政，成人不干

政，這是何等不成事體的事體呵！我希望自一九二八年起，成人多多增加干預政治的趣味（連智識階級教員著作家也在內，如果他們承認現政治已經不是紅臉打進白臉打出的政治了），使在各種實際政治的運動中，但見成人的活動，不見學生的足跡，中國政治庶幾有清明的希望了。

這是我們對於政治應取態度底我的腹稿。

二，我們怎樣繼續辦理我們的教育

事業呢？

北方的教育已被摧殘淨盡了。國民革命軍所到的區域，教育也不見若何振興，這大部分在於經費的困窮，小部分由於一般人對於教育的忽視。本來教育這東西，是最切已沒有的。我們只要看母雞教小雞啄米，母貓教小貓捕鼠，是何等自然呵。從來不見有母雞母貓感到經費缺乏，不教小雞小貓啄米捕鼠的事；也從來不見有小雞小貓感到母雞母貓的壓迫，羣起罷課不學啄米捕鼠的事。即在初民，漁者以漁術教其子女，獵者以獵術教其子女，也從未發生困難。獨至分功以後的文明人的教育方法，其實是與母雞母貓的教育，漁人獵人的教育，不稍異其宗旨的，却竟有許多人不見瞭解了。

第一是格於文明人不能不有的奢侈教育。譬如一個綢莊裏的老板，他心目中的教育，自然仍是由母雞母貓漁人獵人一線相傳的，以為教育的任務，只在使兒童懂得綢緞的種類價目等等就夠了。而他的兒子從學校回來，却對他說明天要同先生到龍華去辟克匡克。這真叫他氣惱了。氣惱的理由是容易懂得的，就在於辟克匡克與綢緞實在是一個絕不相干的詩鐘題。但是文明人總免不了文明人的奢侈習慣，這種奢侈習慣固然有許多是不合理的，但也有許多是合理的。辟克匡克與綢緞業，雖然沒有若何顯著的關係，但也許因年幼時走過一趟龍華，將來年長時就以這次辟克匡克的興趣為根基，做成一筆龍華總司令部裏總司令太太的綢緞生意。這自然是個牽強的例子，但可以說明奢侈教育與實際教育不是絕對沒有關係。不過許多人却因這不得不有的奢侈教育而把全部教育都看作無用的奢侈品了。

第二是由於實際教育的不發達。我國的教育方法，大部分是抄自別國的，小部分是傳自古代的。因為教育方法的來源，不是時間上不相合的古代，便是空間上不相合的別國，所以教育的效果很不易見。我這里所說的實際教育，是適合於時代和環境的教育。母雞為什麼教小雞啄米？因為時代和環境逼迫它不得不啄米，不啄米便不能生

存。而我國的教育，能使人人生存者有幾何！固然，話須分兩面說，有許多普通的論者，如鄉下和偏僻地方的老年和少年，還在那里主張，學校裏應該教學生做輓聯，寫壽序，看皇歷，作堪輿；都市裏的所謂教育家，也很有發起實際教育的學校，教男學生辨別假洋錢，教女學生依違三從四德的。前者的意見，以為爲什麼不趕緊提倡此類實際教育；後者的意見，以為照我們這樣行來，纔是真正的實際教育。但這些到底不是我所謂的實際教育。如果因爲世界上還不廢絕輓聯，壽序，皇歷，堪輿，假洋錢，和三從四德，就應該叫學生消費了寶貴的光陰去學它們；那麼，世界上還不廢絕盜賊，實際教育家也應該叫學生消費了寶貴的光陰去學做盜賊嗎？教育的本身，便含有改良社會的成分在內，並不完全是順應的。例如輓聯以至三從四德，既然社會上大多數人承認是不合理的習慣，即使有人消費了寶貴的光陰去教子女，我們也只能承認它是一種不合理的奢侈教育，決不能與到龍華去辟克區克相提並論。但是除了這種假的實際教育以外，真的實際教育似乎太缺乏了。學校裏的學生出來不會做輓聯等等，我們不去責備他們，但是我們決不提倡學校裏應該造成一班廢物，出來以後向什麼事業的團體中都進不去，却和清朝科舉時代的讀

書人一樣，只會做一個社會上的消費者。造成消費者的教育，是教育被人忽視的第二原因。

綜上二因，不外教育不適應時代和環境的需要。在學校教育者的方面，應該覺悟這個缺點，努力與社會去接近，在社會一般人的方面，也應該覺悟這個缺點，努力與學校去接近，使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

除非我們承認我們這個不成樣子的中國用不着我們的兒孫來繼承了，除非我們承認我們這個不成樣子的中國只要不曾受過教育的兒孫來繼承就夠了，我們總得好好的繼續辦理我們的教育事業。個個中國人應該自問，我們會有什麼本領教給我們的兒孫了？小雞還不會啄米，小貓還不會捕鼠，難道母雞母貓們死了能瞑目的麼？不消說，不會啄米的小雞，不會捕鼠的小貓，是逃不出天演公理，只有由消瘦而殭枯，由殭枯而死滅的一條路的。

任兒孫往死滅的路上跑，天下當然沒有這樣忍心的父母。然而竟有之，則亦根於兩種人的錯誤心理。(一)中人以上之家，一部分人發生一種怪想，以爲他們的孩子與下流人的孩子爲伍，是要傳染下流習慣的，而況學校裏的教師，因爲學生人數太多，一定教不普遍，所以他們的孩子，最好是請人到家裏去教，教育方針既可完全聽從東家

的指揮，不受什麼法令和什麼時髦風尚的拘束，而自己的孩子又不會受下流孩子的欺侮與傳染。這樣一來，他們以為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已經解決了，餘下別人的子女沒受教育有什麼要緊呢？（二）中下流的社會，把學校看得太神聖了，仿佛科舉時代有幾種職業者的子孫不許進考場似的，他們以為他們的孩子還沒有在學校裏受教育的福氣。既然他們的孩子沒有進學校的福氣，那麼學校關門管他們什麼事呢？這兩種錯誤心理，前者把學校看得太輕了，後者把學校看得太重了，結果是同樣的沒有人過問教育。

不論怎樣物質上艱窘，精神上痛苦，甚至國已將不國了，只要我們還有一毫能力，希望不將艱窘與痛苦做遺產傳與子孫，我們還得掙扎着教育我們的子孫。

這是一九二八年起我們應該挽起眉毛繼續辦理我們的教育事業底我的腹稿。

三、一切問題的總匯是我們怎樣去

做智識運動呢？

講政治，講教育，到底還是局部的。而種種問題的歸宿點則是智識問題。叫人去實行是容易的，叫人去知道却困難了，所以孫中山先生有行易知難的學說。一年以還，各處

的羣衆運動，好像是惟恐孫先生的學說還少例證，所以特別多多舉幾個出來似的。例如有甲乙兩個相反的議案，表決甲時全體舉手，表決乙時也可以全體舉手。今天明明擁護誰的，明天也許會去打倒誰。如果真是知識充分的人，知道擁護與打倒的意義，知道反對與贊成的意義，一定不會如此輕率從事的。輕率從事的結果，是容易被利用。在被人利用的當時，只是混亂一點是非，顛倒一點黑白，不是性命交關，論者也就置之不理了。及至是非混亂到了極處，黑白顛倒到了極處，於是乎殺機動了，死傷者以數千數百聞了。如果要問這數千數百人為什麼而死的呢？我敢說，是什麼也不為。只是因為「行」太易了，兩腳生在自已肚下，用不着一滴摩託油，也沒有三塊錢四塊錢一點鐘的限制，什麼時候要行，什麼原動力要它行，它都可以不管，隨時隨地行去就是了。因為行太容易，所以須有知來管束它，一切問題的總匯是智識運動的緣故就在此。

中國地域如此之大，人民識字者如此之少，交通如此之不利，新聞紙雜誌書籍等出版品如此之不發達，如果有一個問題，要使全國人民個個知道，恐怕至少得五十年，要使全國人民個個都有答案，恐怕至少得一百年。

在這種大國裏做智識運動，當然是很困難的。所幸我

們不是沒有先例，北美合衆國至今還在這條路上進行。世界各國的智識運動的方式當然都有採取的價值，惟有美國的地域人口與中國相差不遠，所以這一方面應該多多採取美國的。第一件應該採取的是美國的交通事業。這有孫中山先生的交通計畫替我們打了根基，我們一步一步的跟着走就夠了：「一，鐵路一十萬英里；二，碎石路一百萬英里；三，修浚現有運河（杭州天津間運河與西江楊子江間運河）；四，新開運河（遼河松花江間運河及其他）；五，治河（甲，楊子江築堤潯水路起漢口迄於海，乙，黃河築堤潯水路以免洪水，丙，導西江，丁，導淮，戊，導其他河流）；六，增設電報線路，電話，及無線電等，使徧於全國。」計畫是知道的人已經不少了，孫中山先生說，「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現在需要的就是行呵。

第二應該採取的是美國的新聞事業。我們即有交通計畫中的電報電話無線電，而沒有新聞紙把這種消息發表出去，國人的感情知識仍然是不能相通的。美國各邦間不是沒有利害衝突的地方，但居然能夠定出大同小異的政制，在這大同小異的政制下得到相當的行政統一，這完全依靠在新聞事業上。自然有一部分是教育問題和政治問題，但各問題都是互相關聯的。智識運動只是各問題的總匯罷了。

第三應該採取的是美國的小冊子運動。這是久爲世界

各國所詬病的，紳士先生學者先生們異口同聲的說，「美國人淺薄！」中國人雖然自知不配，但也有時學着歐洲人的口氣，說「美國人淺薄！」不過美國人自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的。常聞人說，同是一樣的書名，例如「生物學導言」，在德國人做起來，也許是一本五百頁小字大頁的本子，在美國人做起來，也許是一本五十頁大字小頁的本子。然而無法，美國人雖然比中國人不知強過多少，但和中國人同患着地大人衆的毛病。我上面說，一個問題，要使中國人個個知道，至少要五十年。試問在這樣費事的當兒，我們是用五百頁的小字大書去使他們知道容易呢？還是用五十頁的大字小冊去使他們知道容易呢？我想美國人自己是極明白的，他們何嘗不想將學術提高，但是與其將學術界中心的程度提高一丈，倒不如將全國人的學術程度提高一寸，中心太提高了一定會現出青黃不接的現象的。他們連連做了五十頁大字小頁的「生物學導言」希望普及到窮鄉僻壤的國人智識界裏去，不提防還有堂堂教會來禁止學校裏教授進化論。試問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學者即使正想著手著述五百頁的小字大書，他還能忍心下筆嗎？中國的問題也是完全如此的。我們要不避淺薄，不畏艱苦，往普及的智識運動上做功夫。

這是一九二八年以後我們應該努力做智識運動的我的腹稿。

腹稿打好了，正該往試卷上寫了。我要向鄉號的考先

生打一個招呼，我的試卷如此無聊，是一定不會及格的，但到一九二八年的十二月三十一，白卷也好，黑卷也好，

誰都得交出去，我也只好這樣搪塞一下了。鄰號的考先生，怪丟人的，請莫對別人講。

時節

白丁

現在又是陽歷的新年了。「時節」這東西，似乎總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我們不能常常快樂，而每達到一個時節，便可以有機會大家不約而同的樂一下了。即使不能快樂，心中也多少總會起一度的興奮。所以端午吃粽子看龍舟，中秋吃月餅看月亮，重九吃栗子糕登高，以及把「洋鬼子」的節日搬到中國來，我都不反對，而且希望人人都有享受的機會，只要不固執不迷信就行了。這並不是我的戀舊與太會妥協，因為：我們所要反抗的是不合理的束縛與壓迫，所要接受的是沒有弊害的快樂；世界上任何新舊的節日，本不是「一加三等於三」的固定不變的，合則留，不合則棄，原沒有固執的必要。而且我主張最好以藝術的眼光來衡量節日：一國的興亡，在世界全部的歷史上看起來，真算不得一回什麼事，也不過像一羣虫豸互相爭雄廝殺的陳跡而已。關於這一類互爭雄長的勝利或失敗的紀念日，恐怕還不及看月亮登高山的節日的更富於美的趣味與永恆的價值罷。人生最大的目的，便是使生活趨向於「真」，「美」，「善」！一切事業的創造，生命的掙扎，社會的改進，政治的運用，歸根到底的說起來，也無非想使生活達到上述的三個條件而已。一切都是手段，只有「真」，「美」，「善」纔是最高的目的。如果把目的拋棄，而斤斤於手段或是固執於手段，那不是捨本逐末，成爲一個大傻子嗎？我現在再來一個比喻：譬如流行大袖子的時候，我不一定要穿大袖子的衣服，也儘可以穿小袖子的衣服；流行小袖子的時候，也不一定穿小袖子的衣服，儘可以穿大袖子的衣服；凡事總要因地制宜，工作時當然窄袖短裾較爲適合，休息時又寬袖緩帶較爲舒適了。因為袖的或大或小是一種手段，穿衣纔是目的。如果一定要斤斤於袖的大小，而忘記了衣的功用，與適合自己的情趣，并且把穿大袖或穿小袖，視爲一種不可動搖的規律，而板方劃一的死守起來，那也當然要成爲天字一號的大傻子了。——我對於時節的觀念，就是這樣。就是對於其他一切事情的觀念，也是這樣。



謎樣的中國問題

山川菊榮

(一) 中國人的要求

「是距今四年前的事了，從上海到北京去的火車，在半路上受到了盜匪的襲擊，致全體乘客都被擄去。其中有許多是外國人。後來這一行人總算釋放了。列強壓迫中國政府，要求外人在拘禁期間的損害賠償，每人每日二百五十元。」

「恰巧在這擄人事件的時候，上海租界上，有外國人的汽車碾死了一個中國人。當時白種人管理下的會審公廨，判決傷斃死者的遺族二十五元，作為損害賠償金。這個數目，恰合於把白種人，只是拘禁二小時所需的賠償。」

「這是一九二三年的事。現在，中國人的氣概，與前大不相同了。他們覺得在本國中這種毫無理由的人種的差別，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說起來，從前那樣的差別待遇，便是現在反感的原因。但是外國人怎樣呢？除了「最後通牒」，「強制」及「即時共同動作」等高調以外，在這期間，外國人不是一點東西也沒有學得麼？」

這是當南京事件時，某美國雜誌對於列強的干涉政策所下的批評。

可是中國爲了什麼這樣奮然而起的呢？一般中國人爲什麼覺得非奮鬥不可呢？因此之故，日本以及列強各國，難道便以爲非遣軍隊，派軍艦到中國不可了麼？說起中國所要求的，便是世界獨立國中無論誰都應該有的關稅自主

權，及治外法權的撤廢；但是政府，既成政黨，及報紙新聞，爲什麼都覺得非反對不可呢？

中國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有『唇齒輔車』的關係的，這類的話，便是我們從國民小學起就教着的。但是我們對於這『同種同文』有『唇齒輔車』的關係的中國民族，試問曾有過應該怎樣相愛，應該怎樣去理解的教言麼？歷史教師在說中國古代是怎樣的代表文明的精華的同時，並說現在是怎樣，因爲自己無智無能的結果陷於奴隸的狀態中了，他不是這樣以之與日本的戰勝，領土及賠款的獲得等事相對照，用着譏嘲的語調說的麼？

對白種人呼叫『人種平等』的日本人，現在却與中國人口中對之有同樣要求的白種人——除了俄國，因爲俄國雖是白種人，却對中國已放棄不平等條約了——採取『共同動作』，用軍艦大炮以回答中國人的要求。原來在日本人，也是和白種人一樣，以爲中國人的生命，不過值得自己二小時的拘禁的價值而已。

我們常聽到說，中國是『謎』樣的國家。

以這樣的偏見爲基礎，對於中國問題，無怪其如謎一樣了。既然不是同等的人類，而竟要求同等的權利——這不是一個謎麼？據說上海外國公園的門口，嘗寫着『狗與

華人不得入內』的通告。在外國人的眼光中，中國人是與狗同等的東西。以與狗同等的東西而竟向人要求撤廢不平等條約！這完全是一個『謎』了！

但是，白種人，還有日本人，一走進這如此可輕蔑的劣等人種的國家，雖然是怎樣的被憤恨憎惡，爲什麼却一步也不肯讓的執着的呢？真的，這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

(二) 最近中國經濟界的發達

具有比北美合衆國更廣大的疆域，具有足以與全歐洲相匹敵的四萬萬的人口，而工商業未臻發達的中國，在已走到碰壁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當然是最有希望的市場。加之如鐵，煤，煤油，及其他近代社會所必要的各種地下的富藏，由肥沃的國土所產生的豐富的原料，幾乎都是未開發的富源。所以投資於中國，實就是握得這個無盡藏的寶庫的鑰鑰。

列強探手於『睡着的巨漢』的懷中，把這鑰鑰拿了來。

巨漢在睡夢中聽見有悉力索索的珍寶偷運出去的聲音，不禁張開了眼，醒了過來。外來的貴客於是使用軍隊與軍艦來回答他的抗議。巨漢家中的主人，因爲鎗刺逼着胸膛，

只得承認寶庫鎖鑰的管理，是外人的既得權。照文明國法律的規定，凡是由脅迫所結的契約，在法律上是不發生効力的。但是在文明人，自然以為文明國的法律，是不適用於文明國與非文明國的關係的。倘若有人抱着這種疑慮，那末他便是犯罪！這樣的疑慮是只有用大炮的巨彈去擊破的！因此，世界資本主義國，說起來是以刀鎗與大炮的力量，在中國實行其普及『文明』的使命的。

最初強輸這種『文明』於中國的是英國。大約九十年前的時候，英國爲了販賣鴉片於中國人的自由，與中國政府宣戰；還有是包括鴉片在內的貿易自由，於是奪取了中國南部軍事上及商業上的重要地點香港。自此以後，漸漸的扶植其勢力於長江沿岸，把這一帶廣大的地方，成爲其資本的屬領。因爲這一帶是產生近代工業上最重要的煤鐵最多的地方。

到了中日戰爭及義和團事件的前後，看透了老朽的中國，封建的中國的內幕的列強，爭相以武力或賄買腐敗政府的大員等手段，占有中國的領土，以榨取其富源。其後經過了中日，日俄兩役，日本在中國北方的地位遂如英國在中國南方一樣，或者更過之，成爲牢不可拔。現在似無須再說了。

對於這樣無盡藏的自然富源，及以低廉的貨銀而可以如牛馬樣加以役使的無智順從的勞動者，立在無制限的榨取地位的外國資本家，於是以突飛猛進的勢力，布其根基於中國全土。只在二三十年以前，那時中國還是原始的農業與幼稚的小手工業，但是現在，長江沿岸各地，有最新的設備與組織的大工廠，水陸兩方都有近代的運輸交通機關，正以凌駕先進國的速度，開始着工業化。說起工業急速的發達，試以棉業爲例以示一般。中國是世界第三的棉產地，當棉紗工業未發達時，他輸出棉花，輸入棉紗。但是以棉業之發達，中國內地亦有棉紗的生產，於是一九一三年度約三億六千萬磅的輸入，到了一九二二年度只是一億六千萬磅，即減少到一半以下。棉紗的輸出在一九二三年度是五百十七萬磅左右，比之前年度增加百分之五十。這個棉紗輸入額之減少與輸出額之增加，合計約一億九千餘萬磅，這便是中國棉紗生產之增加。實際上，在這期間，紡績工廠是倍增，同時以棉紗生產之增加，織布業方面亦大進步，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這四年間，動力機增加至四倍。至於其他工業，雖然沒有紡績業那樣明顯的變化，尤其是機械工業的進步較落後，但是在中國其必要的資源既這樣的富饒，當列強各國爭着努力以開發其富源

的今日，在這方面自必有躍進的發展的。

在生產技術方面，既然有了這樣顯著的進化，結果自必至連帶引起社會的變化。封建的中國是農民的中國。即在今日，全人口之八十五乃至九十，還都是農民。但是以工業化的結果，人口的比例上，勢必產生在社會上具有最重要意義的勞動階級。這種階級中人，大都是在外國資本底下，強迫的承受着極惡劣的勞動條件與低下的賃銀，他們爲着要維持勞動條件及圖謀改善，不，還是說爲着要維持生命，勢必至時時有與資本家的抗爭。但是在這裏，有所謂治外法權。對於中國，以一切人種的偏見與差別的習慣，儼然有不成文法之存在。而中國官廳——封建的軍閥——實際上是列強帝國主義之傀儡，他們對於本國的民衆，却一點也沒有保護的能力，保護的意思！

中國農民，其大部分爲小自耕農，一部分爲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與佃農，在外國資本未流入以前，雖有軍閥，地主，及寄生在他們身上的中間階級，苛斂誅求，但是日夜克勤克儉，到底尚能維持其貧乏的生活。其後以交通的發達，貿易的興盛，中國農民所生產的低廉的糧食，源源不絕的輸出於日本及其他各國，於是內地食品的價格遂以高漲。加以工業之發達，棉花煙草之種植成爲有利的

事業，馴致種植五穀的面積日以減少，即種植工業原料品的面積於以擴大。再以連年內亂不絕，支配階級的剝削因此益烈。由此社會的變化，於是在飢餓的鞭撻下的中國農民，遂不得不捨其祖宗相傳的土地與事業，或者是被攘奪了，致他們成爲除勞動力以外，毫無所有的無產者，相率而流入列強帝國主義之根據地，即商埠的大工場地帶。在這中國的貧農階級與勞動者階級間，其日常的直接交涉，茲姑不問，我們從根本的來看，他們實是政治上，經濟上，被虐待最甚的，最貧困的階級。由這一點，所以彼此之間，有鞏固的一致的利害關係。所以爲反帝國主義之原動力者，便是這二個階級。

但是，中國的革命運動，不單是貧農及都市無產者的運動。這是一種遍於中國全國，包括各級社會的人們的東西。可是我們要知道，在這點，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特色，也是他所含的弱點。

在國民當中，有一種階級，介於外國工商業者與中國市場之間而從中取利的，或者與外國資本共同經營事業的，這是中國的資本家。這種人因爲與外國資本有密切的利害關係，對於自己有不利反帝國主義運動，自然沒有參加的勇氣。

其次，就中國的工商業資本家而言，他們因為外國資本家有妨其經濟的發達，在這點上，他們是與帝國主義為敵的。因此，在打倒外人的特權這點上，他們贊助反帝國主義運動。可是反帝國主義運動，不只反對外國的資本家，中國資本家也是敵人，因這一點，所以他們到底不是誠心的贊助的。質言之，他們不過欲利用貧農及勞動者之力，驅逐外國資本家，而確立中國資本家的地位而已。

再其次，有所謂小商人及夥友店員等都市的小資產階級。他們與貧農及勞動者，同是帝國主義保護下的封建的軍閥的犧牲品，在這點上因利害的相通，所以他們是能共同行動的。

再在地方上，尚有誇着門第與豪華的傳統生活之地主階級，他們是與列國資本家及軍閥，彼此互相呼應，以榨取農民的。

在中國國民運動當中，便是包括着這許多複雜的利害懸殊的社會的階級。

(三) 國民運動與列強之利害

中國之國民運動，不是日本維新當時那樣的排外運動。國民革命在某程度內固與明治維新含有共通的社會的

意義，但是以五六十年來世界進步的結果，現在的中國民族，決不如往年之日本主義者，目的在禁止與外人的貿易及外人的登岸。中國人所要求的，只是獨立國應有的權利。即不平等條約之撤廢，關稅自主權等。說起來凡屬獨立國，在今日的世界，不論是誰，這都是當然的權利。

但是列強各國却不承認中國有這當然的權利，其照例的藉口，便是中國現在還沒有達到文化的水準——如說每年內亂不絕，國內不能統一，沒有能夠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力量之中央政府等。

可是我們禁不住要想起，這種內亂的原因，實是封建的軍閥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係。從前與張作霖相對峙以逐鹿中原的吳佩孚，誰都知道是英國資本的工具。後來吳佩孚戰敗了，一個兵也沒有，一文錢也沒有，這樣的大家以為從此當消滅了；可是不久，他帶了數師的軍隊與無數軍餉又在那裏出現了。英國某報會說，「英國領事的神氣完全像從自己的袋內把吳佩孚拿出來似的。」吳佩孚因為南方國民軍，現在是被擊敗到不能再起的地位，聽說已到什麼山寺出家去了。由這事實看來，不幸失敗的吳佩孚，在飼主的英國，也許是要從此捨棄不顧了。但是吳佩孚雖然失敗消滅了，像他那樣寄生於外國資本，不惜出賣其祖國

與同胞的東西，却多着哩。因此，倘若一旦有了比他更好的後繼者，他當然是要被棄的。日趨衰落的英帝國主義者，對於年老無用的走狗，也是吝惜着他的食餌的。

日本與滿洲，即是與滿洲王張作霖的關係！現在是誰都以此為問題了！日本的報紙，照例中國的形勢若發展到與張作霖不利時，當即大聲的喊着「帝國的既得權」，「邦人的生命財產」，以及「東洋和平的威脅」等等來覺醒我們。張軍的不利，只要這樣，便可無須宣戰佈告，軍事費不經議會的通過，立即派遣軍隊到隣國的領土，因為這已是很充足的理由了。所以張的地位，實與從袋內拿出的吳佩孚一樣，或者比這更奇妙，使世界的觀客真不知已幾次嘆為異觀了！

德國因為大戰的結果，拋棄了他在戰前所獲得的特權的地位。俄國由勞農政府進而與中國廢棄其不平等條約。在現在，對中國仍舊想維持不平等條約的只是日英美法四國。法國為利害關係最少的。美國在中國，一點土地也不會佔有過，以前對於中國政府，其債權與投資金額，都十分巨大，只是在市場上與中國的利害關係比較的深，所以如英日的既得權，能夠一旦打破，於他是有利的；再從將來金融資本的活動領域來看，由不平等條約的撤廢以博

得中國的好感，他反是希望中國能夠早一天和平統一的。只有少數在華的美人，因為神經過敏要求對華武力干涉，但是美國一般的輿論，却反對這些，對於不平等條約的撤廢很有勢力。因為美國對華的輸入，大概以機械為主，在這點上，所以即使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於他的影響也是很輕的。

英國的對華貿易，在大戰中雖大為美國及日本所略奪，致失其獨占的地位，但是依舊具有莫大的貿易額，如長江一帶仍是他的勢力圈，這種利害關係，在英國實具有致命的重要意味。英國某政治家會說，「中國是能夠立即解決我們的失業問題的世界市場。因為那裏能夠吸收巨額的棉貨，鋼鐵器具，鐵道材料，橋梁，電氣機械，及我國多量生產的各種物品。」又英國某雜誌亦說，「能夠消化英國工業生產的偉大的，並且能夠繼續擴大的市場，在現在世界，無過於中國了。」

但是在英國，中國不但這樣經濟上佔着重要地位。其在政治上，實具有決定英國在東洋方面——因之在世界方面的地位的偉力。使英國能夠發達到現在這樣的地步的，總說一句，是由於印度的征服。倘是印度的佔領及其民族之極端的掠奪，一旦不可能，則英國今日的地位固不能

保，即在將來也是維持不下去的。但是印度是與中國接壤的，彼此都具有東洋最偉大的文明之先驅者的歷史，都是要在英帝國主義之下要求獨立，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具着共同的利害關係的。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地位若一旦發生動搖，則其在印度的地位，自然是不難推想而得。但是印度自己間，却內亂不絕，其國民運動之進展，並不與英國以怎樣的預感。太戈爾因為英國利用印度軍隊以鎮壓中國革命，曾發表這樣激烈的抗議，說「這是蹂躪印人人格的難堪的恥辱。」太戈爾不消說了，即如有此自覺的印度軍隊，他們因為反對上海當局，不願意砲擊中國勞動者，致英人對於這種已派遣於上海香港及其他中國各地的，禁止其與中國人說話。總之，印度人不是盲目的，不是聽不見的。中國人是爲着什麼而戰？因此而取得怎樣的成績？凡此事實，在他們——同被英國虐待的他們——的眼中，總不致毫無所見罷。中國人是爲着獨立而戰的。印度怎樣呢？印度人是爲的什麼而不戰的呢？

由上所說，所以在英國，中國的反叛，其意即是印度的反叛；而中國的喪失，其意即是印度的喪失。可是印度若真一旦喪失了？印度若真喪失，那末其意便將沒有所謂英帝國，可不是這樣麼？因爲沒有了印度，英國在世界

的霸權，便將無由保持。所以英國政府，無論如何要拚着性命以與中國國民革命相抗爭。因此，英國對華的武力干涉，其所以要求日本共同動作，內幕意思，當可不言而喻了。

可是日本怎樣呢？日本在中國的利益關係，實比英國更爲深刻。日本以資本主義國在世界之一角唱着霸權，因此，滿洲與其所產的煤鐵，在他是絕對的必要。同時，爲的要無制限的榨取中國民族，於是治外法權亦覺得必要。而關稅自主權，其結果足以使中國的國內產業，以保護而發達，把日本貨物驅逐以盡，因此亦有反對的必要。這便是日本的既成政黨，不論是那黨，其所取的對華政策，常是以「既得權的尊重」，「我們在滿洲有特殊地位」等等，露骨表現其是帝國主義的由來了。

不過中國如欲建設鞏固的中央政府，則其權威所從以確立的「治外法權的撤廢」，「關稅自主權的恢復」，在他實爲必要；因爲鞏固的中央政府若既已有了，則此等不平等的事當然無從實現了。關稅照例是國庫歲入的重要部門，但在中國，他的關稅當作債務的抵押，須受列強的管理，而其稅率若沒有列強的承諾，不得變更，數十年來，不能增加過於百分之五。這自然只是列強因爲要保護其自

國的貿易，所以才反對中國增高稅率。一九〇二年，雖然與英國間有增加七五至一二五之協定，後來日本等國亦相繼承認，但是事實上還是毫無影響。據近來消息，南京政府已決定以九月一日為實行關稅自主之期，宣言從此增收七五，然而日本政府却提出嚴重抗議，說『有害親交』，而我們的紡績業者，亦因此而有『這是關係在華紡績業的重大問題，……近會開委員會以討論對付方策，陳請當局採取適當手段』這樣的事。

日本因為『國產品獎勵』，即保護本國產業起見，對於某種外國貨，曾一躍的增收百分之百的關稅，這事並不遠！最近因為恐懼米價跌落，於是徵收保護關稅以制限外國米的輸入。自己，關稅的障壁可以儘自一天天的提高，而對於鄰國相同的企圖則嚴重抗議，說是『有害親交』。說起來真不愧是有『唇齒輔車』，『同種同文』的關係的國家了，不愧是東洋的君子國了。

由上所說，所以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從日本資本家的立場來看，實是有關生死的問題。日本為維持其工業起見，必須從中國廉價輸入原料，加以製造，然後又低廉的輸至中國這樣才可能；但是中國若一旦為保護其自己的產業，與其他獨立國同樣，徵收保護關稅以制限輸出入，則

在中國佔着首位的貿易的日本，勢必受到最大打擊，而日本工業的發展亦將為所阻止。中國現今，其蠶絲工業的發展，正漸漸的為日本的勁敵。現在廣東一省，若採適當方法，其生產能力已儘足與日本全國之繭產額相匹敵。所以這實是日本生絲事業前途的威脅。再，若美國的棉紗的輸入，中國的棉製品的輸出，一旦斷絕，日本真是什麼都沒有似的就要發生恐慌。至於英國其對中國的輸出，大抵是高級工業品，非中國一時所能自己生產，而如機械等物，以後的需要恐將更加增大，所以關稅自主，即使實行，中國也不至課此以重稅，所以在這一點，英國的地位，比日本來得安全。

列強的利害，這樣以中國為中心，實是異常複雜的。列強對於封建的軍閥，借以金錢，與以鎗械，或使之戰爭，或使之妥協，而於其間造干涉的口實，候利權獲得的機會。列強以中國沒有鞏固的中央政府為其繼續不平等條約的理由。但是中國若真有這樣的政府，則列強在中國當然得不到今日這樣的地位；不然，倘然將來而有這樣的政府，則列強決不能維持其今日似的特權的地位。說起來在列強，若沒有某種程度的和平與統一，他所投下的資本，所經營的事業，也是不能安全，不能有相當的好結果的。

因此之故，各國只求在某程度內，於自己最有利的形勢下，有中國的和平統一。自然，這不是爲的中國人，這是列強爲自己所希望的和平統一。這與中國人自己所希望的既不相同，而列強間的利害又有不同，所以其間當然意見不能一致。而亦以此故，中國問題遂愈覺糾紛重重，莫可究詰。

(四) 中國革命之必然性與其世界的意義

我們常常聽到說，中國之國民運動是俄國活動的結果，不，是受鮑羅庭的嗾使的結果。真的，俄國革命對於中國人思想上的直接及間接的影響，也許是超於想像以上的。與中國的國境，蜿蜒幾千里的相連接着，屬於舊俄帝國之東洋弱小民族，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來，俱被認有完全獨立自主的權利，得以任意的加盟於蘇維埃同盟，與俄羅斯共和國爲對等之社會主義共和國，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都男女平等，並得自由的處理國政。在他們的領土內，既沒有隨意苛斂誅求的地主，也沒有資本家。既沒有治外法權，也沒有內亂，並且更無須恐懼外國軍隊的蹂躪。在中國民族看來，都是文化程度很低，半未

開化的，在數目上連十分之一也說不上的弱小民族，他們的解放後的狀態，在中國民族是怎樣的激動啊！再，進一步更廢除帝政時代的不平等條約，而關於這條約的廢棄的，又只有俄國。在這樣的情狀中，中國民族的感情是怎樣，自不難想像而得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若沒有俄國革命，若沒有布爾什維克，則中國印度，也許永遠的甘心於帝國主義的支配罷？質言之，俄國革命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刺激，使之能夠及早覺醒，力量實在非常之大的。但是覺醒的素因，即其反叛的根本原因，到底也是本來已含在中國印度之內部的。這是由帝國主義者的培養，及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而成熟的東西。原來印度人，中國人都是活的民族。他們的社會，在其受外界的刺激而有反應，其必須受進化法則之支配這二點上，是與白種人及日本人的社會，沒有分別的。列強的資本主義，爲了他自身的發展與膨脹，於是對封建的中國，睡眠不醒的中國，實行『文明化』的注射——輸入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由這刺激，乃卒引起全中國的自覺。

中國之國民運動，在其通乎一切階級而代表國民的獨立之要求這點上，是帶着單純的國民革命之性質；惟其內部，更含着新興工商資本家及勞動者農民對封建勢力的反

抗，在這點上，却顯然的是社會革命的性質；而如勞動者貧農對資本家及地主的反叛這一點，却是含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的。因為是具有這樣複雜的性質，所以列強的陰謀，即在利用諸階級間利害的不一致。國民革命的進路，真是多艱多難呢。說起來中國國民革命，既是以其經濟的發達之現在事實為其根柢之社會的必然，則其要求必能更加強固，運動必能更為活潑，這是一定的。自然，因着國民革命的發展，其內部的階級鬥爭，必隨着而日趨深刻化。從全體看，因為這是推進國民運動的力量，而不是阻止革命的，所以結局，不論由那一條路達到國民革命，不平等條約，到底只是時日問題而已。

但是中國是列強資本主義生命之糧所依賴的市場及寶庫。列強固然是在互爭獨占的特權，但是倘若有關於共通的特權的問題，可也不要忘懷其一致的行動。因此之故，列強在中國的爭霸戰，一方面是含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同時在他方，以中國國民革命為中心，亦暗示着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諸國之對立鬥爭——由此更進而為社會主義的世界與資本主義的世界之決戰——的繼續發展。

總之，中國問題是支配世界運命的問題。中國真是一

個偉大的世界的「謎」呢。大概只有到那時候，到中國四億的民衆，與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勞動者，農民，都同時奮起斬斷帝國主義的鐵鏈的時候，到他們共同一致的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的時候，只有到那時候，這個偉大的「謎」才能得到解答罷！

本篇載日本婦人公論九月號，大概係八月間所作，其中以時勢的變遷，間有與現在事實乖謬之處，讀者分別以觀意可也。——譯者從予。

十二，廿三，二七年。

醫術，法術，宗教（讀書錄）

江紹原

這是我的一篇舊稿，民國十四年在北平寫的。近譯 Warren R. Dawson 的『古埃及的內外科醫學』（見貢獻第三期），因而想到它，就取出將文字略略修改，寄滬發表。

* * * * *
Medicine, Magic, and Religion. 著者..

W. H. R. Rivers. 出版者：倫敦 Kegan Paul,

紐約 Harcourt. 一九二四年。頁 VIII + 147.

價十先令半。G. Elliot Smith 序。

* * * * *

「醫術，法術，與宗教」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 Rivers 在倫敦王家內科醫士學院的四次講演 (Fitz Patrick

Lectures)。其後他多搜羅些材料，好把演講擴張成一部『原始醫術通論』，所以一面自行參攷許許多有關的書，一面和各處做實地研究的民族學者通信，向他們刺探種切。如此努力了五六年，書還沒寫，他人病故了。現 G. Elliot Smith 將他那次的演講從 The Lancet 取出和另一篇文章——也是演說稿——合印成這本書。

我們久已知道：醫術，法術，與宗教三者，在許多未開化或半開化的民族之中，往往無從或很難分清，有些民族，簡直就沒有近代人所謂醫術。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若想把這三者在世界各處分合的線索和相互的影響全都敘明，却非易事。E. Y. 自己是位大醫生，又是心理學家，遊歷家，和民族學家。他來研究這個題目，當然是最夠資



格，最有成功的希望。他的大書既沒寫成，這部演稿我們便更不肯失之交臂了。

他承認醫術導源於法術和宗教，野蠻社會裏的 Leech 出自法術家和祭司。那麼，我們之中，或許有人猜想道：他的研究方法，必不外乎先虛擬一個從醫術法術宗教未區分至已區分之進化階級表，隨即披尋羣書，通信詢問，來把全世界文野民族——至少是較重要的文野民族——之中有關的現象，粗粗作一番觀察，然後把這些民族，一一裝入他的進化程序表——某某民族是其中某階級的實例，某某民族是另一階級的例，某某民族代表最低的階級，某某民族代表最高的階級，又某某民族則代表其間的階級。假使有人這樣猜想，他可猜想錯了。

Rivers 以爲這種方法是用不得的。他的四次講演，就是想闡明這一點。在講演中，他先從自己有過特別研究的黑島海羣島和新幾內亞的某幾處地方下手，將那些與本題有關的現象選擇出一些，仔細敘述，偶爾也論及與此等處的文化有淵源關係之澳大利亞文化。他解釋以上那些地方的人民的病理觀共有三種：(1)或以爲疾病是仇人施法術所致(法術又分爲三種：以不祥之物送入被害者體內；從他體內勾引出或種物事；對着那從他身上落下的東西或他

接觸過的東西作法)；(2)或以爲是(或種屬靈的或超自然的生存物)所致；(3)但又有某些疾病(大半是爲患不大的病痛)被認爲自然的原因所造成。他又進而敘述去病，尋求病因，以及預卜病情(豫後)的儀式，結論謂野蠻社會對付病痛的方法，我們不應當不仔細剖析即認爲完全「法術的」；因治病的儀式雖就大體上說是法術的，然尋求病源以及預卜病情的儀式，則往往是或多或少向超自然的靈物乞憐，故應被稱爲「宗教的」。

在第三講裏，Rivers 把澳大利亞，多島海羣島，馬來羣島，印度，中國，日本，非洲，美洲諸地的有關現象，各寫一個梗概；這一部分，只佔十六頁，其不完全可知，但他也無意於求完全。他於是發問曰：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印度與非洲的人，相信病痛是鬼據了人身爲祟，馬來羣島，黑島海羣島，新幾內亞與美洲的人，則以爲都因人身內的或種東西被勾引去；第二，世界各民族在祭司或法術家所作的儀式之外，另有幾種幾乎是普遍的「家庭治療法」——放血，按摩，蒸氣浴，割勢皮以及 Sarcianism；這病理說完全相反和治療術部分相同，應如何解釋？

普通的解釋(據 Smithy, Rivers 從前是採取此說的，Rivers 自己也承認他從前如此)，必以爲人的心靈相同，

環境也相差不遠，以上的兩種病理和各種家庭治療術，不過是各處的人民獨立發見的。Dyke 駁之曰，這是說不通的；因為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何以病理偏有二相反之說？而且家庭治療術，與祭司或術士所持的病理觀，完全打成兩橛，換言之，家庭治療術不是從通行的病理觀推論出的；然則這一類通俗的治療術是如何發生的？你固然可以答云：這些治療術是各個人羣中合理的醫術的初步。但 Dyke 在頁八五又逼緊一步問道：歐洲人的放血與引病外出法猶得自希臘人與亞拉伯人，按摩術得自法國人或大陸上旁種人，蒸氣浴得自俄羅斯人與土耳其人；而謂亞美，非，海洋等洲的土人，却獨發明這些治療方法，有是理乎？歐洲人尙待他民族的啓發，而謂新幾內亞人能獨立發明此五種方法，有是理乎？

獨立發生說既被認為不能成立，故 Dyke 提出那哄動一時的，也就是 Smith 一派主張最力的，『文化分布說』。世界各處的文化，儘有相同之點。普通我們若看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化裏面有相同之點，總以為這是各民族獨自創始的，除非我們先已知道他們在歷史上有過接觸。淺薄的進化論者又往往忽略了人類演化中的退化現象，妄以為各處的文化都是時時刻刻往進步方面走去的。學者爲(1)獨

立發生說和(2)淺薄的進化論所蔽，所以纔敢揣測各處文化程度的高低，定它們在演化程序中的地位。不知『傳佈』之一因子，實比這般學者所能想像到的更重要；人類各民族在皇古時代的接觸，也比普通所擬的更容易；而接觸的結果，有時雖是進步，然有時竟是退化。有這些事實橫在我們面前，我們怎能還說某一個文化的程度所以低，必因爲它還未進化到較高的階級；或某一個文化裏面所含的較高的分子，必定是代表牠自方向上的努力？必須打破舊日的淺薄的學說并充分尊重文化傳佈與退化等因子，纔能有可靠的人類文化史出現；各種『社會程序』的發展史和牠們的關係史，必須用新眼光重新寫過。

但是各處文化裏面的相同之點，怎樣纔能鑑定是輸入不是獨立發生的？文化各分子從一地輸入另一地時，其程序如何？這些問題，Dyke 在第四講裏面詳解如下：——

(甲)『如果我們把兩件無從認爲有自然關係的風俗在地球上各自的分布全都畫圖標明，看出這兩個風俗的分布區域相同，而且如果這個分布上的相同，不出於氣候或他種地理外緣的一致，則我們可以結論這兩個風俗的相聯，必始於地球上某一處，後來其地的人民因移植或經商而四出活動之時，這兩個相聯的風俗便傳到各處

去了。』(頁九十。)

(乙)「移植的文化分子到了一個新地之後，如與其新環境之物質的和文化的性質相合，必有生根之傾向，而且如果它們生根，必有照着同化它們的本地文化之方向而變化之傾向。』(頁九二。)

他又警告我們，一個輸入的文化分子到了新地之後，許變化到輕易認不出的程度，因此研究文化史者在此等處必須細心搜尋。

用這種新眼光去觀察，醫術法術宗教的分合史或云關係史自然另是一付面目了。關於三者間的關係的許多事實，Bryce以為須用以上的標準(甲)和原則(乙)，纔有可信的解釋。玻里內西亞(即多島海羣島)的一般文化，比美拉尼西亞(即黑島海羣島)的高，但上述各種治療術在前地反不及在後地那樣盛行。此事實若從獨立發生說索解，是無結果的：文化低的美拉尼西亞人尙能獨立發明各種治療術，何故玻里內西亞人反不能？故不能不說二民族中這些治療術，都是得自另一文化的。但玻里內西亞的宗教本極盛而美拉尼西亞之地則法術最佔勢力；醫術與法術，比它與宗教更近；故各種治療術輸入後，在二地的命運不同。而且純粹的治療術，若傳入合理醫術本已存在之國家，必

能促進彼處醫學之發展；反之，若輸入法術或宗教盛行的地域，恐難免被其地的法術宗教同化，完全失去本來的唯理的根基。蒸氣浴與按摩，據他的攷察，是并見的，在全世界皆如此；故他即應用上記之標準(乙)，認為本起於世界上某一地點，後來它們纔手挽手的傳遍各處。

Peters自己說的，淺薄的進化論和獨立發生說被否認之後，文化的發展和醫術法術宗教的分合史都成爲極「複雜的」了。你無論如何，不能再信各民族所有的與法術宗教還分不清楚的醫術，必是代表早一時期的，必是該民族還未脫離原始時代的情形；也不能再信它們所有的較純粹的治療術，必是後起的，必是它們自力向上的結果；你更不能不仔細研究就按照世界各民族有無純粹的醫術，斷定哪個民族已經前進，哪個民族落後。醫術從法術宗教中區分出之根本假定，并沒動搖，但是凡有志於找出三者的真實關係之人，不能不對於歷史時代和所謂前歷史時代的民族接觸與文化傳布，多多留心了。你不能認定各種治療術是各民族獨力發明的，而必須將它們回溯到某幾源頭或某一源頭了。

這個新說，似有二點必須受我們的注意。

第一，傳遍世界各處的治療術，其源頭在何處？「人

類較早的歷史」，著者說，「似乎是地球上各部分彼此孤立甚久的一段歷史，這孤立或是相對的，或是完全的。於是人類起了一種移動，結果是文化的各分子分瀾，這些分子移植到文化枯竭的各處，成爲演化與進步的新程序之刺激」（見頁一一三）。他所謂「文化的各分子」是指何地的而言？是指一地的或一地以上的而言？此點他始終沒討論，雖則在頁一零六上，他曾提到 Smith 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早期文化的移轉 (The Migration of Early Culture) 一書中以爲按摩術是由一個製木乃伊，拜日，造石牌樓的民族（古埃及人）帶往世界各處的。而且在同頁，他明說「我今天所講的各種方術（家庭治療術），我們在何程度內能立出一表，把它們確定的劃分給人類在地球上的各次遷移，此刻不能攷慮。」

第二，醫術與法術宗教的混合，Rivers 是否以爲無論何處的必是幾個文化混合所產生的結果？此點與第一點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故我們或可合問曰：Rivers 是否以爲現存在於地球上各處的較純粹的治療術先發生於某一個地點，然後從此一地傳入其他各地的？本書對於此點，據我看，實在沒有確定的答案。

關於上述兩點，Smith 却替他表示他晚年的態度。關

於第一點，Smith 在頁九十之底加注曰：「Rivers 博士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八月即演講之後纔承認文明的源頭在埃及——這是他將證據討論并細辨了三年後之事。」關於第二點，則 Smith 與 Rivers 博士提議的醫術與法術宗教的聯合或許是不同的文化混合所致，實在是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八年間霸佔他的腦海的一種見解，但是他在最末四年中漸漸把自己解放出來了（見序文七至八頁）。照 Smith 所寫的看法，我們的 Rivers 竟被「汎埃及論」所同化了，而且關於醫術法術宗教三者的關係，他晚年的態度又部分改變過了。

這本小書，總而言之，並不是醫術法術宗教三者人類中先合後分的關係史——連這種關係的最簡單的歷史也不能算；它只是一部方法論，提議這部歷史必須用新民族學中注重「文化傳布」的主張去寫，纔能可靠。這正是他自己想寫的，可惜死把他趕上了。

大規模的包括全世界的原始醫學通史是否一兩個人所能單獨寫成，頗不易言。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通史家所必須採用的材料，全賴專研究世界上這一處那一處，這一國那一國的醫學史的人們供給。研究我國早期醫學的人——假定現在已經有這種人——大可以趕緊努力吧。



賣唱者

醉雲

我從一家修理鐘表的店裏出來，低着頭向前走。那時，我正患着熱病，精神十分疲乏，也正和待修理的鐘表一樣；不過因為是上午，體溫不會劇增，所以還能夠軟弱無力的到街上來。

當我低着頭穿過街對面去的時候，忽然聽得耳邊有一縷清婉的歌聲，好像是一個女子所唱。我詫異地抬起頭來尋覓時，纔知道就在我的身旁，有一羣人圍繞着。那是一家成衣鋪的門口，大約有十幾個小孩子及閒人，站成弧線形，都在用好奇的眼光向圈內注視。

上海人的習氣，我是知道的，就是狗打架，他們也會圍起來看，像欣賞了不得的奇蹟一般。假使兩隻狗打得起勁些，他們也會拍掌喝彩，用全副精神去捧場。

當然，被他們所注意的事情，我是不會有興味去參加的；但是這一次，那種清婉的歌聲，實在太動人了，我雖然在病中，也很願打起精神，去看個究竟。

我擠入那羣人叢，向裏看時，却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來那個唱歌的並不是甚麼女子，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他的眼睛是瞎的；面上的肌膚，黃得像蜜蠟一般，顯然是營養不足的緣故；穿着一身藍布單衫，垢膩和黯舊，使他增加了褻褻的色相。

在他的旁邊，有一個中年男子。他也穿着他黯舊的藍布衣衫；背上更負着一捲舊席，裏面是裝着破舊的褥單之類，這大概就是他們唯一的行裝了。還有一把芭蕉扇，也插在他的背上，可是邊緣已經沒有了，中間也裂成一條一

體的，完全失了揚風的作用；但他似乎還很珍惜，依然不肯輕於捐棄。看了他這副樣子，很使我想起中國古畫中的鐵拐李來；不過鐵拐李蒼老些，他却年輕些罷了。

那大孩子，用純熟清晰的音調，唱出動人的歌曲來。因為是童年的緣故，所以聽起來頗像女子的音吐。他的樂器，是一塊竹板，用竹槌擊着，簡單極了，輕易極了，但並不因此減少了音樂的美感。看他那根圓柱形的槌子，在光潔的竹板上純熟地躍動着，於曲調的頓挫處，使用較有力的一擊，以代節拍；圓潤與激越的聲調，間歇而作，竟構成了一種美好的旋律與節奏。真是「運用得宜，可以化朽腐爲神奇」了，雖然僅僅是那樣一種簡單而又不值錢的樂器。

這個孩子，確乎頗有音樂的天才，把他說得好聽一點，也許可以稱做一個流浪江湖的平民藝術家罷。假使他能生長在歐洲的好的家庭與社會裏，我想他一定會有驚人的造就，而成爲一個音樂史上的人物的。但是他現在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當他把一支曲唱完的時候，那成衣鋪中的老板娘，便從衣袋中摸出一個銅圓來，遞給了他的伴侶——那個中年男子。可是她施與雖然已經施與了，面上却頗有悻悻之色，因爲不幸得很，她已遭了一個銅圓的損失了。

他們在成衣鋪前唱過之後，便又向另一家走去。旁邊圍着他們的人，也立刻讓出一條路來，可是依舊好奇似的追隨着。他們到了一家電器鋪的前面，就停住了。那孩子又用竹板伴奏着唱起歌來。

這時雖然還沒有到十二點鐘，可是電器鋪中的人已在裏邊喫午飯了。有一個似乎是主人模樣的人，他却早已吃好，一個人靠在櫃檯上，很閒適地吸着烟，並且看着那個孩子唱。一會兒，孩子把一支曲唱完了，可是鋪中人並沒有理會他。那個中年男子，只得又叫孩子唱了一支曲。可是等到唱完時，鋪中那個站在櫃檯旁的人，依舊很閒適地吸着煙，似乎非常鎮靜的樣子，始終不贊一辭，也沒有其他的響動。這時，歌聲是沒有了，大家又不聲響，所以顯得格外的寂寞，外面站着看的人，也都覺得詫異而且無聊。

那時，我正渴慕着飄流的生活，因爲在上海住得太久了，很想到別處去得點新的印象，受點新的刺激；所以對於這兩位異地的流浪者，很有一種濃烈的同情之感。於是便從袋中掏出一枚雙毫的小銀圓來，擠前一步，塞在那個中年男子的手中。他一看之下，覺得非常驚喜，便又轉塞在那個孩子的手中。那個孩子摸了一摸之後，也頗驚奇這意外的收入，把那雙失明的眼睛微微一睜，露出思索的神

情。

我得了這個機會，便問那中年男子道：

「這是你的孩子嗎？」

那個孩子，耳朵非常敏捷，一聽得我在問他的同伴，便立刻用很伶俐的口齒代答道：

「不，兄弟！」

「你們那裏人？」我又向他們問。

「河南榮陽縣。」他們同聲的回答。

「你們向來幹什麼？種田嗎？」

「不，我們沒有田。」

「這些歌什麼地方學來的？」

「這是小時候的玩意兒，沒有什麼學過。」那個孩子很謙遜的回答。

「你的眼睛怎麼會瞎呢？」我問那孩子。

「出天花的緣故。」他回答。

「你們離開家鄉多久了？」

「有五六年了。我們先到湖北，後來又到江西，又到安徽，今年五月裏才到上海。」他們同聲的說。

啊，他們已經飄流了五六年了，而且一路步行，一路流連，確是最真實的民間的巡禮者；在他們的記憶中，一

定有極珍奇的見識，極豐富的故事，尤其是對於下層社會，一定有更多更深的瞭解。我想到這裏，心裏是何等的羨慕與顫動呵！

我這時已忘記了疲乏，很想把他們招呼到一個茶樓裏去，請他們喝茶吃點心，並且向他們的心底發掘一些閒所未聞的寶藏。但是，在旁邊圍着看熱鬧的人實在太多了，即使我把這兩位襤褸的浪遊者帶到茶樓裏去，也一定會有許多的好事者緊隨不捨，使我們得不到安靜的談話的機會。所以終於把我實現這個願望的勇氣消失了。我只得向他們作最後的問訊道：

「你們現在住在那裏？」

「我們住在三官殿。」

「三官殿在那裏？」

「從大新街拐一個灣。」

「上海的菴廟能夠給你們住嗎？」

「因為那邊的大殿已經燒去，我們就在空地上搭了一個蘆蓆棚，有十幾個人一同住在那裏。」

我和他們問答到這裏，心裏想：只要知道他們的住址，有機會的時候便可以再去訪問一下。於是只得讓他們走自己的道兒，我也匆匆的回身而返，雖然心中還抱着一

種不忍違捨的情緒。

當我走到回寓舍去的里口時，忽然見柵門旁的鞋匠攤上，有一個藝徒，正在用鐵錘槌擊鞋子。我一見了他那憔悴而帶黃色的臉，又不禁惘然想起那個賣唱的孩子來。我終於不能自己，又回轉身去，想再見他們一面。

我搖盪着疲弱的肢體，重復走到街路上，站在中午的眩目的陽光下，向前探望。但是，他們已經去遠了，只能看見兩個雖然襤褸而却富畫意的背影，一長一矮的在日光下，漸漸地愈覺遼遠。我悵望了一會，正想舉足追趕上去，但是偶一流盼到別處時，纔知道我的周圍，正有許多灼灼的目光在詫異地注視我。這是無疑的，他們見我這種樣子，一定以為不可索解了。

但是，在我這樣的一猶豫之間，那兩個賣唱者的背影，便倏然不見，因為已經拐了灣了。於是我只得廢然而返！

後來，又因為病的纏綿與人事的牽連，終於不會去訪問這兩個飄流的朋友，而且連那三個官殿也不會找着。這時，他們當早已飄流到不可知的更遼遠的異地去了。

然而我呢，現在雖然已經改變了機械的生活，脫離了美麗的樊籠——離開了C書局的編輯所，儘有飄流的機會，

可以像一無拘束的野鳥一樣，向遼遠無邊的天地間自由飛翔；但是飄流的夢，至今還依然不會實現，不知何日，纔能遂我漫遊的願望呢！對於那兩位終年浪跡而又熟稔民間狀況的賣唱者，怎不使我神往！

十六，一二，二五，於上海。

唐宋傳奇上集出書

伏園

唐宋傳奇集上下二冊，上冊現已出書，都二百頁，分五卷，計第二二卷各五篇，第三卷九篇，第四卷十篇，第五卷三篇，共三十二篇。魯迅先生校錄本書，曾費幾許精神歲月，新近排印時，又親任數次校勘，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昨承賜來上冊，知已出書，令我喜極。不久下冊就能出來，出了下冊以後，我還希望能像「全上古……文」之接「全唐文」一樣，再將魯迅先生更費功程校錄之「古小說鈞沈」五部印行，使成中國古代小說完本。



亞達麗的葬儀

(Funérailles d'Atala)

曾仲鳴

浪漫主義，在法國文學，曾放過異彩。夏多布里痕(Chateaubriand)是浪漫主義的先驅者。亞達麗(Atala)一書，是夏多布里痕的傑作。所以要研究法國的文學，不能不注意浪漫主義。要注意法國的浪漫主義，不能不瀏覽夏多布里痕的作品，尤不可不先讀他的名著亞達麗。

亞達麗一書，係於千八百零一年出版，那時，夏多布里痕纔三十三歲，據他自述，『亞達麗是在蠻荒的茅屋裏所寫出的，我不知道一般人喜歡不喜歡這本書。它的情節很平常，書中所敘的風俗景狀，和歐洲的不同，并非虛構的，實有其人，也實有事。……』

此書共分四篇，『亞達麗的葬儀』是最後的一篇。書中事實是沙達(Chactas)親向萊妮——萊妮乃夏多布里痕的

小名——敘述的。書出版後，大受世人的歡迎稱許，閱者莫不泣泣泣下。但夏多布里痕又說，『我的目的，却非要讀我書的人，拋同情的淚珠，……』他以為不好故意談些苦楚的事，以引人悲痛，只要文章是綺麗的，事情是真實的，使人閱後，又感動，又佩服，那纔算是奇妙的小說。

沙達是拿色(Natchez)的少年英雄，國為鄰邦所滅，力謀恢復，事敗，被敵人所虜。他們判決將沙達焚死。敵國的酋長，有一女名亞達麗，豔而快，愛沙達的美貌，慕沙達的勇氣，又憐沙達的境遇，遂偷至獄中，放出沙達，與之俱逃，備歷艱苦。一夕，行至森林，忽遇暴風雨，幾遭雷殛。夏多布里痕記沙達的自述道，『此時，我們拚命的跑，啊！何等的奇事……在萬籟沈寂中，忽聞鐘

聲，我們默然，在這荒野裏，側耳遙聽，遠處又有大吠聲，漸漸漸明，而聲亦漸急。無何，他已到了，伏在我們的足下，歡呼。有一老人手持小燈，在叢樹中，隨犬之後走來。他見着我們，就說，「感謝上天，我尋覓你們，已經許久了。我的狗嗅出你們的行蹤，領我來此。上帝啊！他們都是少年，可憐的小孩，他們一定受盡無限的悲苦。算了罷，我帶來熊皮一襲，可給這個幼婦，以禦寒氣。這裏瓶中有酒少許，感謝上帝的慈悲，他的善意是無窮的，」……」這個老人係歐畢（Aubry）神父。亞達麗和沙達，便同至老人所居的山洞中。他們相處愈久，相戀愈深。但沙達不信耶教，而亞達麗則為耶教中人，她於慈親彌留的時候，又曾受遺命，誓入道院為尼。她宛轉思維，既不忍負死母，復不能絕情侶，遂服毒自殺。亞達麗臨危的情況，夏多布里痕也曾照沙達的口述而筆記，沈痛悲涼，使人不欲卒讀，今節譯幾段如下：

「她的聲響極微，向我們道，「神父，我快死了。啊，沙達，我將以我悲慘的祕事告訴你，你聽着，不要失望啊。我一向為要聽從我母的遺命，且不忍使你太過憂愁，所以不願舉以相告。我生存的時光無多了，你不好表現悲狀，以間斷我的說話。我有無限的事情告訴你，然而，我心的

震動，已漸漸的沈微……我的胸際，似有重物按住……咳……」她稍停片刻，又斷續的說道，「……我母將死前，命我至床旁，對着一個教士……要我發誓，以處女自守……我都答應了……我起初也不以為這種誓約，會發生危險。我的信道心既度又真，我血管裏，帶有西班牙種的血液，我因之甚為驕傲。所見的男子，總沒有一人配作我的匹偶。我以為可以捨身於上帝。那曉得見你少年豪邁，因而心軟……你握住我的手指罷，你不覺得我的指端，已經冰冷了麼……我的親愛，昨日，你的手觸着我的指端，我即刻感覺到，咳，現在呢，我不曉得你的手在那裏了。我幾乎聽不見你的聲音，山洞中的一切景物，慢慢的滅絕了。這些不是小鳥的歌聲麼？太陽應該快要下沈了。沙達，他的斜光照逼沙漠，映在我的墓上，何等燦爛啊……我的好朋友，請你恕我，我太懦弱，我將要強健了。然而……正當青年，便拋却種種而逝……我的心堆滿生存的願望……啊，沙達，你不會永遠悲慘的，今日，天以憂愁加之於你，是要你更了解一般人的痛苦。啊，沙達，人的心，和樹一樣，要先受刀斧的割伐，纔可以把它所含的藥料取出，以醫人們的傷痕……我使你們起無限的悲感，望你們恕我……啊，沙達，少許的泥土，覆着我的軀體，便使爾

我永遠隔絕呢……朋友，在此塵世，我們的團聚，未免匆匆，但是此生以外，尚有不斷的生命存在。我們若是從此長訣，那真可怕呢。現在我不過先你而去，我在天國等候你……」……亞達麗說罷，漸無氣息了，……」下段就是敘述沙達和老教士掩埋亞達麗的慘况，真使人生紅顏薄命之感呢。

「向晚，我們將亞達麗的遺體，運至洞的北方。老隱士以歐羅巴的麻布，把她纏繞。此麻布是歐畢的母親所手織，且爲他僅存的祖國的紀念品，久已指定爲自己殉葬的。亞達麗假臥在生遍含羞花的草場上。她的足，她的首，她的細肩，和胸的一部，倏然微露。髮間尚簪一朵已凋殘的玉蘭花……此花乃余采置貞女床上的……」她的櫻唇，帶淡紅色，似摘後雨晨的玫瑰，半若慵悴，半若微笑。雙頰顯白，藍色的血管，隱約可見。豔眸已閉，兩足緊合，兩手慘淡如白玉，握着烏木的十字架，覆於胸際。教中的禮衣，繞於項間。她的形態，若爲悲神所迷，若入墳墓的睡境。我從未見有如是清高的，如不曉得此女曾見過陽光，必以爲是沈睡的貞女像了。

「老教士誦經，終夜不歇。我默然坐在亞達麗的床畔。

從前，當她熟睡時，我常常托她這嬌首，置諸我的膝上。從前，當她熟睡時，我又常常側身，以嗅以聞她的氣息。但是，現在啊！她已寂然不動。我雖長候美人的醒悟，只是空望了！

「月華借其淡光，照此慘夜。中宵以後，它漸上升，似雪白的貞女，來哭於其同伴的棺側。無何，散它的悲影，布於林中，似將愁緒訴諸蒼老的橡樹，和荒海的古岸。而老教士便時時以花枝蘸聖水，洒於四周，如散天香。有時，他又歌古詩人的聖曲道，

我生奄忽如野花兮，

我又枯萎如田草。

何爲予彼窮困者以陽光兮，

何爲使彼傷心者以不老。

「老教士的歌聲，枯澀而嚴重，在沈靜的沙漠裏，漸漸的飛揚而遠散。懸瀑的砰訇，森林的蕭瑟，遙相叫應。巖壑的喑鳴，聖鶴的唳晰，以至乎招集旅客的疏鐘，鞞鞞繞空，都與悲哀的歌聲，時相混合，恍若墓田遠處，無數死者，起而吼嘯，以答此回響。

「此時，東方盡頭，露出金欄一角。老鷹啼於巖穴，貂鼠棲於榆枝。這就是亞達麗殯車的先導。余以肩負佳人

的遺體，老教士荷鋤，行在余前，我們循巖而下，景狀殊慘，鬼氣衰態，使我們遲其步伐。當日救我們出險境的馴犬，依然跳躍，領我們前進，但今則另向一途徑了。我見此犬，回想舊事，心殊痛楚，不覺淚盈盈沾腮。亞達麗的絲絲長髮，隨晨風飄展，豔若黃金網，時時覆我眼際。我因荷重，行而復憩。許久，我們來到我的傷心地了。我們就降至橋的環洞，咳，那時在曠野中一精壯的蠻人，與一衰年的隱者，屈膝相對的以手掘地，葬此臥在涸流旁的幼女，情景何等悲涼啊！

「空穴既成，我們便把豔屍移至其中，我本擬備繡床以居我的愛人，那知今竟如是啊。我手掬香泥，目注麗容，無可奈何，揮土以遮此縷度十八春的嬌額。亞達麗的顏色，漸漸模糊，人天之隔，從此始了！」

「事竟，我們返至山洞。我以心中所決欲長處於此之意，告於老教士。他深知人心，而洞悉我的苦思。他遂對我道，

「沙達，當亞達麗生存的時候，我固有意留你們伴我。但是現今，便不同了。你的境遇，已經變了。你尚應為你的故國盡力。我的孺子，你相信我罷，你要曉得，此世中無不可了的慘苦，以人心既有時而沈靜，慘苦也不能不隨之而消滅。這便是人類的浩劫。并且我們也萬不能抵

得住永遠的悲痛。你早些回家罷。你快去安慰你的慈母，她倚閨垂淚，日夕盼你歸來，日夕盼你奉侍。你曾已允許亞達麗，將信仰她所信仰的宗教。你雖這裏以後切不可忘却。至於我呢，我必居此以看守她的墳墓。我的孺子，快點走罷，美人的魂魄，老友的一片心，無時不追隨你的左右啊！」

「這是谷中人的絮語，其力至偉，其意至慧。我垂首聽着，不敢不從其教導。明日，我就舍此可敬的老主人而行。他抱我至懷裏，告我以最後的訓話，示我以最後的祝福，送我以最後的淚珠。我更過亞達麗的歸宿處，忽見有一小十字架，插於墓上，恍若船雖沈沒，而桅端還浮於波濤之上。余知老教士夜中必嘗來禱，此種的友誼教義，使我思及，不能不淚如泉瀉。我極想重啓香墳，以贖我的愛人的遺容。但為教心所阻，不敢擅為。我乃席地坐，以手支頰。我的精神思慮，都沉埋於悲苦之中。咳，萊尼，在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對於人生的幻想，起了疑念，也是我第一次對於幸福的幻想，起了疑念。我現如老鹿，我的鬚髮受嚴寒所侵凌而蒼白，我的年齡與羣鴉相爭長而衰老，遇人雖多，閱感雖博，然而從未見有一人不為幸福的幻夢所欺騙，亦從未見有一人無隱隱的傷痕存於其心，因為人心縱恬靜如北美的深井，井的表面，既清且平，假若窺其深處，則一碩大的鱷魚，正生息滋養於其中呢！」



希望

曾醒

第四幕

佈景：臺上一間辦公室。室中火爐有火。守誠坐在桌前，右手按叫人的鈴。僕人阿忠進來，垂手直立。守指桌上佈告說。

這一張佈告拿出去貼在新潮學社門口，要快一點。這是禁他們今天開會的。這一張名片，送去安樂巷常濟世醫生家中，對醫生說，明天早上八點鐘，我在南火車站等他，同去月湖滑冰。

忠 是，是。

（阿忠接了佈告和名片退出去。守誠正要開屜取東西，他的夫人剛進來，他就不開了。）

田太太（進來，坐下，）是不是明天去滑冰呢？

守 是的，明天是我們結婚一週年的紀念，那有不去玩玩的。我已經發信給常濟世醫生訂他同去。

田太太 現在很熱。我怕明天更要熱一點。那我們滑冰的議就要取銷了。

守 不用怕，汝看現在窗外的雪這樣密密的飛，明天只有更要冷些，不會熱過今天。就是熱點也不用怕，滑冰一定可以的。

田太太 那就很好。我這三四年來沒有一年不去滑冰，如果今年去不成，這個冬天就乏趣味了。

守 一定去得成。我今天見現象報登載昨夜路上凍死一個老人家，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人，汝看天氣冷不

冷呢？

田 太太汝有這個證明，我相信汝的話了。
汝看樹上的小鳥被雪凍死滾下來了。（守手指窗

外。）

田太太 吓，我總不覺得冷。（一面看錶。）

田太太 我現在要去打麻雀了。

（說完起身出去。守誠就從屜中取出相片一張來看，又取桌上相片來比較，似要看看那一個漂亮的樣子。

阿忠剛剛進來。）

守 老爺，外頭來了一個女人很美很美，要見老爺。

忠 是誰？

守 是老爺的同學，名叫含悅。

忠 不是同學，這話是誰說的。

守 她自己說的。是不是請她進來呢？

忠 不要多說，我自然有主意。

（守誠很失色的站起身來，在室中踱來踱去，總不說話。）

守 這個奇怪了，我看見她，就知道和老爺暗中有些

麼事情了，不然老爺不會這樣。

守 汝說什麼？

忠 沒有說話。

守 她一定要見我嗎？

忠 她沒有說，可以去問問她。

守 不許汝出來。

忠 （守歎氣亂跑，忠指桌上的相片說，）

這個太太的相片，和那個將來姨太太的相片，都在一個地方了，何妨請她來湊三個呢？等我代老爺請她進來。（阿忠舉步。）

守 汝說誰……她……不是我同學……我不認識她。

忠 這樣辭她去。

守 等一等。（忠要去。）請……不請，不請。（作決

意狀。）

守 阿忠，汝說我不在家，我不認識她。

忠 （守歸位坐，阿忠出去，守又要叫他回來。）

守 阿……沒有，沒有。

守 含悅，我和汝位置不同了，社會上無形的階級是

很堅固的，石級鐵級都比他不過，我一個人很弱，不能拘得過他，汝要知道。

守 （守不說話了，又離位亂跑，停一會又坐下說，）

守 含悅，要是我見汝，一見我又如何對得起我的岳

丈呢？從前的學費，現在的總監，那一樣不是他給我的，況且還要有將來的呢。我是對不起汝，不過我是人……人又那個不……。

（幕下。）

第五幕

佈景：街上積雪頗厚，街旁有一小客棧（名叫桃源）。

他的旁邊有小飯店（叫做雅敘園）。店中煮麵湯，氣上騰，賣麵主人在那裏預備。含悅衣薄身戰，坐在棧房門口石階上，把汗巾掩在口上面，咳嗽不止，店主婦站在門口，手指含悅。店主婦 汝還不去，我和汝無冤無仇，汝一定要死在我的店中纔甘心嗎？

含悅 我已經出來了。

店主婦 這個地方還是我的。

（二個富人經過止步，聽他們說話。）

店主婦 看汝這個樣子，一定就要死的，汝還不去？我和汝沒冤沒仇，我一生也沒有罪過，汝不應該死在我這塊。（店主婦急着亂跳。）我沒罪過，我祖宗也沒罪過，汝不應該死在這塊，汝不去我就要打汝了。

富人 他沒有錢，自然要受苦，誰叫她沒有錢，不過汝不應該趕她出來。

店主婦 她住在我的店中七八日了，一個錢都沒有給，應許我昨天有錢還我，到現在是還沒有見到錢的影和聞到他的聲，汝要知道做生意的目的是要賺錢。

富人 不錯，不過她病到這樣地步，汝不應該趕她出來。

店主婦 我不應趕她出來，那汝就應該接他到汝的家裏去。

女富人 快去快去，警察總監在南車站等我們，不要誤了時刻。今天若去不成，太陽出來，滑冰的機會就失了。這種的快樂，汝說一年之中能有幾回呢。

（含悅咳嗽，用手巾掩在口上，慢慢地移至賣麵的門口。店主婦進去了，賣麵者大聲說，）

賣麵者 不要在我門口，我和汝更是沒冤沒仇，我是沒有罪過，我的祖宗更沒有罪過，汝更不應該死在我這塊，快去快去，若是不去，我沒法子只有學她一樣。（含悅雖極疲倦，又咳又喘，又慢慢地移至無人住的地方，半坐半臥地的，在那裏咳嗽，阿忠剛行入麵店。）

阿發 阿忠哥，很久沒有見汝了，今天為甚麼這樣早可以出來呢？

阿忠 我的老爺和太太，都滑冰去了，所以我就得了我的自由，吓，很冷，快拿一碗麵來給我。

阿發 汝穿了這樣的衣衫，還說冷，……麵是很便，並且很熱，只怕汝沒有錢。

（阿發一面說，一面捧了一碗麵放在桌上。阿忠食完付錢說，）

忠 拿去！若是我沒有錢，難道汝肯請我嗎？

（忠食完就去，剛行出門，看見含悅。）

忠 原來她在這塊。

發 汝認識她嗎？

忠 昨天她到我那塊，想見老爺，足足等了二點多鐘，後來回絕了她，我還怕她不肯去呢，殊不知她知道老爺不見她，一句話都不說就去了。

發 汝老爺那樣有錢，幫她也很容易，何必這樣絕情呢？

忠 我老爺是從來不肯見窮人的，他的姑媽和他的表妹，窮得可憐，來見他，他都可以不見。聽說他少年的時候，還是他姑媽看顧他呢。

（阿忠和阿發就在桌上賭錢。一個學生經過，見含悅，立即止步，向含悅。）

學生 汝爲什麼不回家中去呢？

含 我沒有屋子。汝不要太近我。我的病恐怕是會傳染的。

（含又咳嗽。）

學生 醫生怎樣說呢？

含 請醫生……要用錢。我一個錢都沒有。

學生 汝戰得這樣利害，爲什麼不買一碗麵來食，抵抵寒氣呢？

含 買麵也是要有錢纔可以的。

學生 我看見人家的手只都可以拿去換錢，汝這個也是手只。（手指手。）

含 留他於我沒有好處，不過我說過要保存他，我一定不肯食我的言。

學生 過去幾步就是常濟世醫院，聽說衛生局有錢給他，要他天天八點起九點止施診，施診想來就是看病。我扶汝過去好不好，快要八點了。

賣麵者（手指街尾。）汝看醫生來了。（學生趕快通過去。）

（去。）

學生 常濟世醫生，快來快來，遲就來不及了。

醫生 是不是由總監叫汝來叫我？

學生 我不認識什麼總監。

(醫生剛剛行近，適經含悅身邊，學生指着她說，)

學生 汝看她很病，請汝快來。

醫生 我不看這種人的病，我有緊要的事要趕火車去。

(醫生說完就走，學生眼睜睜地看着他去。)

學生 媽媽說醫生是爲人家醫病的，有病就要請醫生，

這樣看起來，咳嗽不算是病了。(學生說完，想一想，很着急的向含悅。)我隔壁的黃太太得了病不過幾日，就不能說話，不能起身，食飯也不能，以後我就始終看不見她了。愛她的人哭着，叫她，她都不出來，汝說可憐不可憐呢？汝要小心些，如果學她那樣，愛汝的人要怎麼樣呢？

含 好姑娘，我常常說，世界上最完美的就是汝們學生，最有希望的也是汝們學生，我看見汝覺得很快

樂。
(學生很專心聽着。)

學生 汝說我……。

含 我說字典中所有高尚的形容詞如勤，儉，仁，勇等等的字，只有汝們受他才能適當。我希望汝的一生都可以受他無愧，不只現在受他適當，將來受他也要一樣的適當。我現在想給汝。

學生 給我什麼？

含 我給汝的就是我的理想。

學生 快拿給我看看。

含 不能看的，只可以聽的，汝靜靜地聽我告訴汝。

學生 我很喜歡聽他。

(以下的話都是一句一頓。)

含 我這一次若是不死，我一定要乘一隻飛機，飛至和月球一樣高的地方，可以看見全世界的人類，張開口盡力說，人類必要相愛，說到人人聽見，個個承認，至於實行，我的責任才算完盡。(用手巾掩口，咳嗽。)但我的病是不會好的。我以為汝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把我要做不能做的事託汝做去。不過要汝答應我，將來一定不爲字典中的名利虛偽等字勝。

學生 我一定不給他打勝，還要打勝他呢。

含 汝能這樣很好，此外還要努力學問。學問是辦事

的要緊條件，不是汝就担不起這重大的責任了。

學生 我能努力，我能努力。

含 我知道汝是最有希望的。

學生 汝聽……：我現在就說起首說人類必要相愛，人類必要相愛。

(含悅喘甚，喉中微有笑臉。)

(幕下。)



法蘭西獨立畫派

孫福熙

法蘭西獨立畫派！這個名詞所指示的意義，是不是說凡有獨立派的畫家，思想作品都是一律，沒有一個是歧異的了？這不是這樣的意思。獨立派畫家反抗已有的藝術，而自己創立新穎的，對於舊藝術獨立，所以稱為獨立派；然而並不是說一個藝術家，只要作畫與某一個獨立派畫家一樣，自己就是獨立派畫家了。他們之成為同派，在於他們同有反抗舊方式而建立新藝術的精神。他們也反抗同派的畫家的方式；所以，他們雖然同派，而他們的藝術，沒有兩人是一致的。

藝術是情感的。所以，不論他是激動的或鎮撫的，不

論他是描述的或意思的，都是愈新愈有效力，以前用希臘神話作題材，來表現各種情感，雙翅小孩射箭，表示愛情，閉眼駕輪的女神撒下鮮花，表示命運，如此等等，用之愈久，感人的力量愈小。所以，藝術家雖然竭力搜尋觀衆固有的觀念，採取作為題材，使他們痛癢相關，但也竭力避免已經用過的事物，因為陳舊是不能引起注意，不能引起情感的。

不但是題材應該新穎，就是表現方式，也是愈新愈好。就繪畫而論，形體，色彩，光暗，筆法，以及一切關於繪畫的方法，都是愈新愈好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藝術貴創作，不在乎能模倣。

在農業上，今年約翰種坡推拖，得了一百陶羅，明年約瑟連忙也種起來，只要也能產出一百陶羅，他的功勞就與約翰一樣。然而藝術家是不能如此的。世界有了米也，如果有一個人學上三五十年，畫出晚禱，畫出拾穗女，與米也的畫絲毫無差了，他却沒有米也的功勞。如果你我肯致力音樂，有一天組成一齣悲多汶所沒有的樂曲，即使這樂曲不及悲多汶所做的，我們還是自有其價值。這理由很簡單，只要說明一句話，就是相信陶羅愈多愈好的商業家也可以瞭解的。這理由是：實業家注意量的多寡；藝術家

所見的，不在量的多寡，世界上人人都能雕刻，還不如有一個能雕刻沒有人能作的作品爲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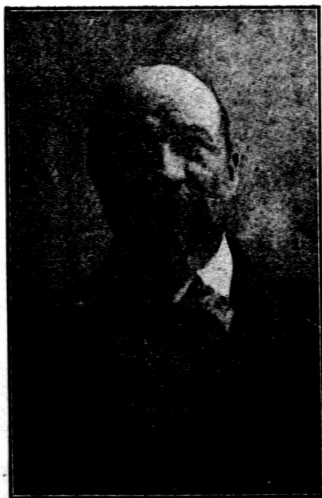
獨立派畫家之可貴，其理由如此。

然而，獨立派畫家以前的，都是相互模倣，萬人一律的嗎？不然不然！凡有我們所知名的畫家，其實我們或世人所不知名的當中也該還有若干人，都有獨立精神，都是各有創作的，不但是每一畫派的興起，均費極大的苦戰，而且同派中各人也自有特長，他們也都可稱爲獨立畫家。不過這裏題目中所表示的畫家們特有一段苦戰的歷史，而其環境也較險惡，所以他們特別以這名詞來提醒自己，於是，獨立精神好像是他們特有的了。我們就在這裏把他們的這段歷史查考一下。

我們現在如此知名的大畫家馬內(Mane)沙凡納(Puvis de Chavannes)，都是曾經被官立沙龍所拒絕的。我在上面說過，凡有藝術，必定要新的方能引人注意，引人動感。然而，人是如此無能的，有如吃東西一樣，慣吃甜者吃到鹹的，就覺奇異，因爲太惹注意，因爲太被刺戟，所以必定起而拒絕這種新滋味；慣吃惡臭者，給他芬芳的食品，他必不可忍受的抗拒，說這是惡臭的，不及他慣吃的東西的芬芳。官立沙龍的評判員們，雖然自己也經過青年

時期，自己也經過藝術上的革命苦戰，而他們的老練，不免使他們自有其芬芳，認自己以外的均爲醜惡。因此，當時的馬內沙凡納的作品就不能到沙龍的觀衆之前了。

這是一八八四年，西安克(Siècle)聽到這個消息，於



Paul Signac

是滿在巴黎的牆上，張貼大大的標語，他的口號是：集合獨立的畫家，在蒂勒園展覽。在官立畫展開會以後不久，他們就在佛羅宮附近的板屋裏開起自己的展覽會來。這展覽會就叫做獨立畫家的展覽會。會中陳列無數被沙龍拒絕

的作品，特別有名的如克荷斯 (Cross) 盎格杭 (Angrand) 叟哈 (Souat) 等，克荷斯的「浴女」，一九一四年英國博



Cross 作 浴女

物館以三十三萬法郎買去的，就是正為沙龍所不收而在此陳列者。這畫會的特點是不用評判也不用獎給。

當這畫展開會的時候，還有另一畫會，也叫得獨立畫家展覽會，在旁邊並立的同时開會，而且在街頭拉弄觀衆到他們的會場去，說他們是真的獨立畫家展覽會，陳列的繪畫是美好的。可是這種行為完全違反藝術立新的原則，不管他真否好否，結果總必失敗，所以不久就消滅了。

此後，經過一度會議，決定成立一個會，這就叫獨立藝術家社。就是這一年的十二月，獨立藝術家社開第一次展覽會於巴黎市宮。除繪畫外，雕刻，建築，刻版，速寫，水彩，磁器，土器等等都收受。一八八五年沒有開，一八八六年起，每年一次，沒有間斷。其中一八八八年，有名的作家有叟哈與萬哥黑 (Van Gogh)，一八八九年有亨利盧梭 (Henri Rousseau) 與羅脫亥 (Lautrec)。一八九九年，舍沙納 (Cézanne) 加入，而二十世紀開始，則馬蒂斯 (Matisse) 蓋函 (Gutrin) 來潑哈特 (Laprade) 馬合蓋斯 (Marquet) 維牙 (Vullard) 波那 (Bonnard) 等等盛極一時了。

叟哈與西安克同為新印象派的創始者，西安克是現在獨立藝術家社的社長，他敘述他的老友說：「你們要知道，以前的畫家生活哪裏同現在的樣子。叟哈在死以前，只賣去兩幅畫，第一幅是在北京二十次展覽會，以三百法

郎賣去的（合現在的中國幣是二十五元）。他在定這畫的價格時頗費躊躇，他想，只算工程與午膳費，也要二千一百法郎，因為晚餐是在母親處吃的，所以還不算在內。然而



Seurat 作 馬 戲

他還以這大價格求價為羞，而且知道一定沒有人肯買，所以只定了三百法郎。還有一幅 Chahut 是一八九一年的獨立社展覽會中他的朋友高納 (Gustave Kahn) 買去的。他

高大而且很是快樂的，身體很康健。但他以三十二歲的青年死了，當他與我同從 Chahut-de-Mars 的一個畫展出來，在火車蓬上受寒凍死的。」

總之，這時節的獨立畫家的畫，沒有被人愛好，他們也無法生活。萬哥黑儘希望由他糾集十個愛美家組織一個會，他們每人給他每月二十法郎，他能夠以好價賣寶畫每年十二幅。畢沙荷 (Pissarro) 夫人因為麵包店來討帳了，逃到鄉下去，不知有若干次。

然而何以後來的情況轉變了呢？西安克說，那時候的畫家們不相交往，因為是沒有機會相見的。他自己，在一千八百八十年際，沒有一個畫家是認識的。有一天，他在塞納河邊作畫，吉姚曼 (Gullaumin) 走近來，而且介紹畢沙荷，以後又在惠斗一 (Véhenil) 認識麻內 (Claude Monet)。當一八八六年印象派畫家開最後一次展覽會時，畢沙荷也邀請了叟哈與他。叟哈在此大有成績，他的畫工是明白表示分彩派的。畢沙荷受他的影響很大，自從一八八四年獨立畫派開始展覽時，已經展覽分彩法的風景畫，到此，他忠心研究這種藝術者幾三年了。會場中，特加 (Degas) 擯拒他們，而且不回答他們的招呼，然而青年文學界幫助他們，尤其是高納的時潮雜誌與斐農 (Fénéon)



Van Gogh 作

辨 辨

的獨立雜誌。有了團體，常常會集，相互研究，又加批評家的注意，於是漸漸造成濃厚的藝術空氣了。

獨立藝術家展覽會是沒有評判的，凡送去的作品，以名字起首的字母依次排列，不加取舍，也不分等級。這樣可以免去從來壓迫新興藝術家的流弊。不過，出品中確也有真的沒有程度的，會中出品很多，為便利觀衆起見，不能不稍定標準，所以特聘有識的藝術家們，組織委員會，投票選舉後再依字母表排列。這樣既免閱者有混雜難以認別之感，且不若從前沙龍對於新作家失眠之甚。

這方法總算是竭盡心力的了，然而，我們豈敢說是最完善。在思想上的是非，不如自然科學的較為顯著。天演論，地動說，曾經起過大爭端，而且到現在還像是一個問題。思想的問題更不易得事實的證明，在口舌上，不妨這樣說，也可那樣說。真理是八面玲瓏的，因觀點的不同，可有兩個相反的真理，說同一事物為是同時為非。譬如道德上的問題，棄城全母，棄母全城的是非，終於沒有定清楚。又如，結婚以後，夫或妻死了，或者另有所愛了，一人守貞，名為節操，這是說好的，但也有人說這是無理的拘執。至於藝術，從好的方面說，那是至高的感悟，不是什麼人都能瞭解，而且能瞭解者也非常經過長時間不可。從

壞的方面說，因為性情與環境的緣故，才發出奇特的思想，這種幻想，有的可由喝酒抽煙產出的，在性質與環境不同者就未必同有此種特見。氣傲的人，只相信自己所見的是真理，別種思想都屬謬妄，他是不想瞭解的了，所以不成問題；虛心的人，知道自己所見未必全真，而且相信後來居上，所以特別客氣的愛護青年人的思想。其實，他與壓迫青年者一樣沒有瞭解青年的思想。虛心者的爲害，雖不如氣傲者壓迫青年者之甚，但他也是有害的，因爲他以為凡思想之出於青年者都是可貴的，有時連壞思想也被愛護，認爲稀有的作品。思想的好壞雖然不是絕對沒有標準，但因作者與批評者的性情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認識。近來，西安克也歎青年的偷惰與無能了，現在的青年，或者也可說他是在壓迫了。

所以，我認爲：新舊思想新舊藝術之不能貫通是永不能免的，老年人必欲壓迫或駁斥新起者，大可不必，但也不必發遠心之論，認爲新的決沒有錯的。好在世界是老年人少年人共有的，各人平直的表现自己認識的真理，並立的存在。然而，最緊要的一句話，老年與少年均須不絕的求知，使自己評判是非的準則達到愈準確愈完密的程度。不過，附註一句：世間沒有絕對準確絕對完密的一人。

先進與新進

白丁

近來在有幾種刊物上，常常看到了一些「先進」與「新進」的字樣。我真十分懷疑：像英國的蕭伯納，法國的羅曼羅蘭等，稱爲先進作家，固然可以當之而無愧；但是試問現在中國，可有這樣偉大的作家嗎？中國自從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不過短短的幾年工夫，大家正害着幼稚病，除開魯迅的作品思想技能，可算是已臻成熟外，其餘的，恐怕連「作家」兩字都夠不上罷，更何況又加上了「先進」的頭銜。是不是多寫一些東西與多譯一些東西，便可以算是老牌子的「先進作家」了？那麼，排字人與書販子的功績，恐怕要更足誇耀，可以在文壇中算作太上的先進了。中國人真是肉麻當有趣，「天曉得的」！我想，在現在這種死樣活氣的文藝界中，一定有許多富於反抗的血液的叛徒，想攘着臂起來打倒「先進」的罷？

零 零 碎 碎

酒與社會

荆有麟

我心裏常常想，在近代繁複的社會中，因我們自己的生命力的燃燒，與外面的環境的壓迫，沒有一天——甚或一刻，我們不是在苦悶着，懊惱着。正惟其苦悶，懊惱，所以我們才有反抗，有努力。而這時刺激物，便成了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了。因為我們在得到刺激性以後，身體上受了或品的麻醉，而精神上便能得到剌那間的安慰。這並不是講空話。我們只要到飲食店一調查，便知道凡屬刺激物，賣過一切非刺激物，而毫無養料的又不衛生的煙與酒，反成了吾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就是很大的鐵證。

可是美利堅政府禁起酒來了。

美利堅禁酒，這還是數年前的事。我那時想着，天下竟有那樣不講理的政府，就連人民精神的安慰，都不許給與一點點，是多麼可惡，而可怕的事呢。但現在，我是那樣想了。

這還是昨夜間的事。我為應魯彥兄的約，在北四川路的歸途中，當我上電車時，車上只有一個年在卅歲上下的西裝男子，而與我同時上車的，是一位很漂亮很整齊的青年婦人。我們坐定後，賣票員施行了他的拉鈴的手術以後，電車攸攸地前進了。

經過一個站頭，在停的站台邊，跨上兩個雄糾糾，醉薰薰的美國兵。一個血流滿面，頭上也沒有帽子，一進門便倒在車箱上。一個則對賣票員講着不大流利的中國話：「慢……慢……交……慢慢交……」以表示他不立刻買票的意思。而聰明的賣票員，便回答了他一聲：「操」。笑臉掉頭了。怪劇便在這時間演了。

'Do you know speak English?'

'Do you know speak English?'

'Do you know speak English?' 那位衣帽整齊醉薰薰的兵士，由很遠的那一邊，移到坐在我的對面的婦人面前，將手在婦人臉上一摸，把腳掉過來放在婦人的腿上，接二連三的說了幾句這樣的話，以表示他要與那位婦人談話的樣子。

那婦人，正在被侮辱着的一個女同胞，臉色白似雪，手突突地戰着，眼色直發出紅光來；然而，沒有話說。

在那樣的緊張的剎那間，我想到天地間的殘酷與恥辱，臉面突然覺得熱紅，而外兵此時為急於達他要與那婦人講話的目的，睜圓惡狠狠的眼，用他的短棍指着我，表示要我為他傳情。在此時呀！我既為那正在被圍困的婦人担心，又想到我們同胞在被侮辱的外交事件，便站起來對那婦人說了一句：我們下去好了。但正在被外兵一支手攔着的那位婦人，又那能隨便行動呢？而懦弱的我，便留下了可憐的女同胞，未到目的地先跳下車了。

從前我聽人家說：上海有三怕，是：強盜，野鷄，與汽車。由現在看來，至少還應該添一怕，就是這既非強盜，又非汽車，而亦不是野鷄的醉後外兵。而且這一怕還應列在第一條，因為我們不能拿法律理由去制裁他，就連對付他的個人的體力也沒有，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呢。自然我們本埠日報上時常充滿了外國醉兵強姦華婦案，與行兇案，當然是事理之常了。而美利堅政府屢屢下令禁止喝酒，尤其對於他們的兵士，亦蓋有深意存焉啊！

可憐而復可恥的中國人，又那裏想到這些呢？

一九二六，聖誕節夜。

李石曾先生之談話（錄上海民國日報）

本報記者（民國日報記者，下同）見李石曾先生謝客養病結束政治工作之通啓後，遂訪之於馬斯南路九十六號，不遇。見其書記某君，即以李君地址。某君答謂現住醫院，但不得其允可，不能以地址見告。且醫院規則甚嚴，賓客一律謝絕。記者遂留函特約一見，請某君轉致。隔二日，得某君書，謂李君允許，在醫院接見，惟囑勿宣佈地址云云。日昨上午遂依約定之時間往見，茲錄當時問答如左：

（問）先生日來病體如何，頭痛胃痛之外，尙有他病否？

（答）十個月來，頭痛未除，且以講話過多，喉部發炎，易於作咳，每咳必振動頭部，疼痛尤烈。故醫者禁止見客。今以先生特別約見，不好拒絕，但請只作短時間之談話，尙乞原諒。

（問）先生通啓所舉謝客理由之外，尙有他意否，此次退休，有無其他政治關係。

（答）通啓中所舉兩點，一為因病謝客，一為恢復常態，從事社會文化工作，不復參加實際政治。此絕無絲毫

假借。吾之病待休養，不但此醫院中醫生，可以證明，即前在北京時，貝熙業醫士勸告已久，此爲吾朋友所盡知。且吾在北京時，常住山中，俱可作證。吾每於非常工作之後，必皆引退，亦非始自此次，辛亥革命後，國民軍倒吳後，以及此十個月來之反共後，吾皆引退，事出一致，絕無絲毫可怪，若吾不引退，反爲失常。言畢稍息。李君又續謂此次固亦有特點，通啓雖未言及，然亦并非諱言，即吾與汪精衛先生，爲十餘年道義之交，始終勸其少與聞政治，最近勸之尤力，並與相約同出政治漩渦，皆往海外求學。現精衛已踐約，故吾亦絕不食言。此點，通啓雖未言及，亦爲我堅持引退之一理由。稍息，李君又云，辛亥，精衛與我及吳稚暉先生等，共同發起進德會，以不作官不作議員相約，并赴法國留學，以至最近精衛重赴海外，皆出其自行動議，不過汪夫人與吾，皆加以贊成而已。吾始終相信，精衛不是共產黨，但常於無意中爲共黨所利用，以致結果與其自爲共產黨，相差無幾。此則不能爲諱。但共黨之過，出於有意，精衛之過，出於無意，居心大不相同，此亦宜爲表明者。至吾之列名於汪顧彈劾案，純爲共禍行將復起，亟宜先事預防，絕非對汪等個人，有絲毫惡意。孟餘亦爲老友，亦敢保其絕非共黨，但其於無意之

中，足以壞事，與精衛相同，故吾亦盼其出洋，致力學術。但在粵事發生以後，共黨把戲揭破，不復有精衛等再受共黨利用之可慮，然在事前彈劾，却亦有其需要。吾人此事，可譬以弟兄在幼年時，因玩火相搏。汪顧二君如幼弟，不知玩火有焚全家及自焚之危險，吾人中年稍長，較明利害，勸其勿玩火不聽，遂將揮之以拳，使其勿一致險，如此而已。此外吾個人，並不視彈劾案，有其他重大之意義。汪顧勢將受拳之時，未嘗不有怨恨之意，但事後知弟兄毫無惡念，久之亦必釋然。惟吾爲人格關係，既相約同出政治，故須踐言。進而言之，即無此約，吾亦必不久於政治。今則加此一層，吾之引退，自更提前，然亦不過較早若干日而已。吾最後曾致精衛一書，望其成學術大家，不復加入實際政治。此種希望，吾願終身與共，吾二人現皆跳出政治漩渦，願各相勉，勿再墜入其中，此爲公誼私交，皆所深盼者也。

(問)通啓有徙地之說，頃亦謂將出洋，是否實行？

(答)吾已函催內人與女兒來滬，俟其到後，同赴法國，一面養病，一面求學。

記者仍欲接續發問，李君謂，吾喉痛頭痛，不能多講話，以後可以通信，請原諒。至此，記者遂與辭而退。

（此項問答，經記錄整理後，又送交李君，加以修正，略改所記語氣輕重之誤，而批露之如右。記者附誌。）

叫賣的藝術

春 苦

我住在僻靜的里屋中，看書寫文，無車馬喧擾，屢以為幸。然而，間或有販賣者進來高叫，使我停止工作聽聽。這在我並不以他們為可恨，我之諦聽，或者因為我覺得了他們有可聽的理由，或者，這理由是從我隨便聽了聽出來的。

我以為，叫賣有兩個緊要條件，第一須使人聽出他是賣什麼。因為這條件，所以叫賣的聲音與字數須與向來別人所叫者一樣，例如，我們聽到叫「橄欖」，一個骨兒一個，檀香橄欖呵，賣橄欖！——就確切的得到賣橄欖者的觀念。如果不是這樣叫法，不但不能得人愛好，或者甚且聽不懂。北京的賣炭者必搖鼓，賣煤油者必打木殼，理髮者必弄鋼叉，所用樂器也須相同。據說以前有一個秀才，窮到賣燒餅麻花了。他聽到前面賣麻花的聲音，一想，如果照樣的叫，不是「犯上」了嗎？所以他叫「亦然」，不使重複。然而沒有人問他買。不過，除這「求同」的條件以外，還有「立異」的條件。使人明白他賣什麼，則須與人同；使人明白這是他，不是別人，則須有一個特別標記。這兩種條件，不但叫賣者須有，一切商人都如此。其實各種職業的人生沒有一個不該如此。可是世上能標新立異的人真太

少，完全一反庸俗的人簡截沒有，稍稍加點新異者，也是很常見，大家千篇一律，如賣襪者之沒有一個不叫「絲光要買括括叫，呵，價錢要買來公道。襪子要買香港造，香港要買來公道。」第四句實在完全重複，但沒有一個做得好的，於是大家只得跟着這樣叫，他們能湊足字數，就不失為叫賣壇上的詩人了。

有一個賣果糖的，聽去是一個老年人，但其聲調之不圓熟，可知是新賣者。他實在叫不來，所以他就帶嚮波口音的說：「小因格樣來拉哭，買子一塊糖吃末，其勿哭勒呀。」他不能以叫的藝術使父母愛好他的糖買給小孩吃，也不能使小孩停哭去要求父母買糖，只知用了散文勸諭小孩的父母，真與我們做了批評的文字為自己吹牛是一樣的呆笨。幾天以後，他改換調子，他叫的是：「香蕉糖啦蜜棗糖。蜜棗還有啥格糖？蜜棗還有薄荷糖，薄荷還有啥格糖，薄荷還有粽子糖，……」這樣平板而又一整齊的叫了幾天，大概終於沒有生意，所以不來了。最近變化的是石路一帶的叫衣店，然而在原起是有調的。最近煙紙店門口打鼓賣煙開彩者，專門做碎了喉音叫「呵！」這實在不高明。可是在都市中，自然不免有比別的人事能用藝術，知道創造的。在都市中，自然不免有比別的人事能用藝術，知道創造的。在都市中，自然不免有比別的人事能用藝術，知道創造的。水村間，挑著軟軟的擔，蕩著輕飄的船，心中既然安靜，叫賣的聲音也就美妙了。

小說月報 第八卷第九號

幻滅

毒藥

春蘭與秋菊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創作十篇

芥川龍之介小品四篇

茅盾

魯彥

西諦

鄭心南

江鍊百等

謝六逸

商務印書館

新評論 第一期

我們的立足點在那裏？我們的目標

是什麼？

分治合作和聯省自治

李宗仁在中央委員會預備會的提案

蔣介石的婚姻革命

港督口中的國際法

本社同人

一 聲

子 偉

章 乃 器 偉

上海江西路 吉慶里七號 新評論社

文學週報 第五卷第二十一號

今年得諾貝爾獎金的戴麗黛

父子也

禁食（左拉）

記得

朋友的死

軟語

趙景深

成 樸

徐霞村

索 非

而 化

常 健

上海望平街四馬路 開明書店發行

東鱗西爪 第五期

新發明之防盜電機（科學）

感冒之原因及其預防法（醫學）

三萬萬年前之足跡（瀛聞）

無線電鬼（科學小說）

墮落女子之自述史（社會小說）

上海北河南路 新中國印書館

談龍集

周作人著

定價一元

我們要知道周作人先生對於文學的見解，不可不讀此書。書中各篇都是討論文學上各方面有興趣的問題的。共四十四篇。內容豐富，趣味雋永，讀之既可增進文學上的智識，又無沈悶之弊。

芥川龍之介集

芥川龍之介著
夏丏尊編

定價六角

日本近代大文學家，芥川龍之介於一九二七年自殺。他是新思潮派三大柱石之一，我們要想在他死後知道他的作品的真價，不可不看這書。譯者為魯迅，夏丏尊，方光蕪，章克標等。在他的中國游記，湖南的扇子等篇裏對中國畫量的譏刺，尤足注意。

上海望平街四馬路 開明書店發行

開明書店新書預告

西洋美術史

羅丹美術論

法國的浪漫主義

柴霍甫印象記

文學概論(本間久雄著)

安徒生傳

若木華集

古希臘戀歌

奇零集

畸零人日記(屠格涅甫著)

羅密歐和朱麗葉(德國克拉著)

水上(莫柏桑著)

春情夢及其他

鬼無人心

豐子愷著

韓啟譯

曾仲鳴著

徐志摩譯

趙景深譯

章錫琛譯

顧均正著

朱湘譯

李金髮譯

郁達夫著

樊仲雲譯

周學普譯

章克標譯

傅東華譯

胡也頻著

上海望平街四馬路 開明書店

購